

昭和六年五月十日

文 華 東亞同文
文 部 書 院 研 究 會
主 辦
刊

天

地

間

第 五 期

廿九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品質高於一切！

人人一望而知此即握着
織器製劑中最高權威之

長命牌 維他賜保命 補針補丸

十年努力 十年奮鬥 成分名貴 舉世無匹
名廠出品 精益求精 功效確實 睥睨一切

男用 神經衰弱 未老先衰 腎虧遺精 營養障礙
腰痠背痛 血管硬化 性能衰弱 輔助戒煙

女用 身體虛損 產後血虧 月經不調 久不生育
經痛經閉 體虛白帶 面黃肌瘦 容易衰老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藥針二種



雄視一切之大補品

維他賜保命

上海信誼藥廠監製

約稿三章

(一)本刊接收外稿，無論創作或翻譯，凡適合本刊體裁，內容充實，文筆流暢者，均在歡迎之列。(二)來稿錄取與否，概不退還，唯附有回件郵資及信封者不在此例。錄取稿件一經發表，即由本社酌致薄酬，補白材料均贈本刊，稿費贈書概於發表後半月內寄出。(三)稿件請寄上海福州路六八七弄三〇號大興公司轉本刊編輯部收，并希於稿端註明真實姓名，通訊地址及加蓋印章，以便核對及致率稿費。

天地間月刊社

編輯部謹訂

天地間

第五期
目次

萊茵河上的賓琴	衛寶(三)
戰時倫敦雜記	熊式一(四)
西洋人與狗	華五(五)
湘水之濱	堵述初(六)
海德公園的演說風景	許烺光(一〇)
北國來詩	二家(一二)
廢墟上	丁諦(一五)
妻歸以後	張葉舟(二〇)
坐在屋頂上的孩子	童建一(二四)
瑞士的水底倉庫	沈浮(三〇)
墨索里尼會見記	司馬聖(三一)
德間諜與便衣隊活動全貌	孫寶(三四)

天地間 第五期

廿九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天地間月刊社

發行：曹家一祥

出版：文華出版社

代發行：大興公司

上海福州路六八七弄三十號
電話：七六七六八

外桂林：科學書店

埠成都：東方書店

總蘭州：新生書店

經西安：西安派報社

售香港：星羣書店

香港皇后大道中一七五號

分銷處：全國各書局報攤

★本刊每逢一日出版
本期零售三角五分

中華郵政新聞紙登記證警第二五一號
公共租界登記證C字第八二八號
法租界登記證已在呈請中

萊茵河上的賓琴

Norton
衛實譯作

一個 Legion (註) 的兵垂死在阿爾薩士戰場；

那邊需要女人看護，那邊缺少女人的眼淚；

當他生命之泉湧出時，只有一個同伴在他身旁

彎着腰，帶着悲哀的眼光，聽他最後的訴說。

垂死的兵斷續地講，一邊握着他的手，

「我永不會再看見我自己，我的故鄉；

帶個音信和紀念品給我遠方的朋友們；

因為我是生在賓琴——萊茵河上的賓琴。

*

*

「告訴我的兄弟朋友們，當他們圍聚在快樂的葡萄棚下，聽我的悲傷的故事。

我們英勇的打仗；打到某一天的晚上，

在西垂的夕陽之下，躺滿着慘白的屍首。

他們中間有的人是成長在戰鬥中的——

他們胸膛上的重傷，竟是最後的創痕；

有些人是年青的，剎那間他們青春凋殘；

其中一人來自賓琴，萊茵河上美麗的賓琴。

*

*

「告訴我母親，其他的兒子能安慰她暮年，

但我只是一隻閒蕩的鳥兒，把家庭當作鳥籠；

我父親是個兵，我在小孩的時候，

我的心跳盪着，聽他講瘋狂與野蠻之掙扎；

當他去世以後，讓我們分他菲薄的財產，

我只留下了父親的寶劍；

像孩子似的喜悅，我掛牠在亮光常照的地方，

掛在賓琴的茅牆上，萊茵河上幽靜的賓琴。

*

*

「告訴我妹妹，不要為我悲泣或低頭嗚咽，

當軍隊開拔還鄉時，踏着愉快雄健的步伐；

只用冷靜堅定的眼光，驕傲的向他們看着，

因為她的哥哥也是兵士，而且並不怕死。
如果有個伙伴向她求愛，我請求她，
不要懊惱，不要害羞，只是溫和的聽他講；
請她把這支老劍掛在老地方，
作為老賓琴的勳章，萊茵河上親愛的賓琴。

*

*

「在已消逝的快樂日子中，另外有一個少女，
你可以在她眼裏，燦爛的快樂裏認識她；
她不是我妹妹，但天真，很喜歡開玩笑，
朋友啊，我怕愉快的心能產生最沉重的悲傷，
告訴她在我生命結束的前夜（在月亮上昇前我的
軀殼將脫離痛苦，我的靈魂將掙脫囚獄），
我夢見和她站在一起，當那金黃的陽光照耀
在佈滿葡萄藤的賓琴，萊茵河上嫵媚的賓琴。

*

*

「我瞧見藍色的萊茵河的清流，我好像聽見
我們時常合唱的和諧而爽亮的國歌；
下至那愉快的河邊，上至那傾斜的山丘，
那合唱的回音迴響着，在那柔靜的黃昏中，

她的藍眼凝視着我，當我們親暱地散步
在舊時所愛走的路上，那熟悉的散步的地方；
她的小手輕輕地，信任的壓在我的手上；
但我們永不能再相見於賓琴，萊茵河上可愛的賓
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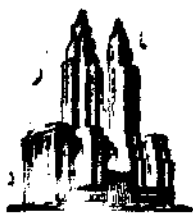
*

他的聲音微弱而嘶啞；他的神志漸漸地薄弱；
他望着將死的微光；
他嘆息，他停止了談話。

他的同伴去抱他，但他生命的火花已飛逝；
那 Legion 的兵士在異鄉——已死了！
溫柔的月兒慢慢上昇，她平靜的向下望。
那戰場上的紅色的沙上，
躺滿着血淋的屍首；

當她慘白的光平靜底照着那可怖的景色，
她同時照着遼遠的賓琴——萊茵河上美麗的賓琴。

（註） Legion 是第一次歐戰時的一支軍隊，以善戰勇敢
著名。



戰時倫敦雜記

熊式一

在這次戰事未發生時，許多英國人民相信有朝一日，戰事爆發，倫敦，柏林，巴黎和其他交戰國的重要城市，都要被空襲摧殘。那有名的世界史綱的作者威爾士先生，在他另一本著作「未來世界」裏面預言說：第二次大戰爆發幾天之內，所有歐洲的都市，都會打成廢蹟殘址。

倫敦是世界第一座大城，有八百多萬人口，為保護這些人口，政府都發給了防毒面具。倫敦各商號都建築了防空地洞。在慕尼黑簽約的一天，有人請我到南威爾士·斯旺西城去演講，那天我幾乎遲到會場，因為車站和火車，都擠滿了從倫敦疏散的小學生，我只好等到坐第二趟車去。

那天早晨就像中國大年夜的空氣一樣，人人都興奮得了不得，儘量匆匆的暫時結束他們的業務，滿街上的人，衝來衝去。我坐車來到斯旺西地方時，張伯倫先生從希特勒那裏討得了和平的消息，人人鬆了一口大氣。雖然很多人說這算不了真個和平，一般人民却歡喜這個政策，心滿意足。一九三八年總算免去了戰爭的劫數，而去年但澤自由市和波蘭走廊問題發生，民間空氣重新緊張起來，那時倫敦的空防比從前更準備充

足，一個有系統的防空氣球網，給偌大倫敦市的人口稠密區域進一步的保護着。牠們在天空裏像一些銀魚，蔚藍的天空襯在後面，牠們在太陽光裏閃爍着，造成一個奇美的藝術風景。戰時的景物，還有一件叫我覺得可愛的，就是燈火管制時的倫敦街道。在這種黑夜，如果在倫敦的熱鬧街道上行走，是很冒險很新鮮的事，看見那繁華街道的情景，總覺到一種平靜舒適的感覺，和先前四面燈光炫眼時候的不同。

除了這些外觀之外，戰時的倫敦，與平日沒有多大的不同，只是你走在街上，看不見從前那樣多的孩子們，很多學校兒童，都疏散到安全地方去了。這個計劃可說是成功的，那些容納這批孩子們母親們的人家，雖只給每一孩子每星期十先令的補助費，大家都毫無怨言。甚至有錢的獨身男子或獨身女子也自動的願意招收孩子，他們都願為國家犧牲自己的幸福。

教育是不可一日停止的，所以學校的教職員在疏散時跟着兒童一起；搬在村落和鄉下地方，往往不易找到空曠的房子讓孩子們作教室。所以在原有學校的地方，倫敦搬來的學校，便借用校址和當地的學校平分講堂。早晨夜晚的時光，都充分利用，星期六也上課，所以衝突的時間，也補得過來。

總之，戰爭對倫敦的改動並不大。各種買賣是按着一句老話「照常營業」。人民對戰爭已經看慣，消息雖然緊張，人心總是鎮靜，不論局面如何，誰都相信他們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西洋人與狗

華五

西方人到中國來，無論是作短期的旅行或是較長的居留，他們腦海裏所有的印象只是醜惡，沒有美麗。回到他們的國土，首先要寫的，便是纏小脚，抽鴉片烟，土匪的殺人放火，通都大邑裏的綁票，以及其他一切。照着他們的描寫，中國人真是最下賤不過的東西，便是用盡太平洋的水，也洗不清四千年來的罪惡。

反過來說，我們中國人去到歐美，無論是留學或是考察，回到本國來，只要一雙腳踏上了國土，便開始謳歌西方的富強與西方人的偉大。從報章雜誌上，我們常常看見有人描寫倫敦的霧，巴黎的繁華，羅馬的古蹟，柏林的整潔，瑞士的山水，紐約的百層高廈，蘇俄的五年計劃以及其他數不盡的美點。我們所看見的是光明，沒有看見的是黑暗。

西方的風土人情豈真是全部值得我們讚揚，我們心折？他們問我們：『你們爲什麼要抽鴉片烟？』，我們何不反問他們一句話：『你們爲什麼要帶狗？』

記得在若干年前，上海的外國公園門口懸着一塊牌子，上

寫：『華人與犬，不得入內。』這兩句話的意義是暗示中國人與狗處於平等地位。其實我們中國人本來把狗看得很下賤，罵人的話如像『你這個狗東西』或是『你這個走狗』，便含有無限鄙視的心。小孩子解了大便就喚狗來吃，正足以表明我們對於狗的輕視。反觀西方人，他們用着人的名字去喚狗做『彼得』，或『賈克』，叫時的親切好像呼喚自己的兒子。他們喂狗用牛肉、麵包或是其他的食物，服侍狗的小心有幾分像我們中國人孝敬老人一樣。出門時牽着狗在街上走，在長途旅行中，狗常是不可缺少的伴侶，看上去真是人狗不分，其間存在着真正的平等。

我平生討厭狗，無論它是北京狗也好，大毛狗也好，走狗也好，只要看見狗我便不高興。狗的性格是服從，是張嘴亂叫，是喜歡咬人，是願意供人驅使，且不用說它的其他一切。有一次，我在不魯塞爾的一個比國家庭裏，遇見一個老太婆，她平生是狗的忠實同志，四五十年來在狗身上費盡了心血，家裏養了十幾條狗，她從早到晚用心的服侍它們。要是有一隻狗病了，她便終日不歡，愁眉深鎖着像是烏雲下的林梢，因為狗的病便是她的病。要是一隻狗死去了，她便惶惶然若有所失，好像遭了父母的喪亡，對人說起時不免掉下兩點清淚。她的命運與狗的命運成了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狗的將來便是她的將來。她爲狗而生，也要爲狗而死。在她的眼光中，狗是世界上



湘水之濱

堵述初

「我敢打賭，誰看見溫發過愁麼？他老是笑嘻嘻，樂觀，求進步！」朋友們一談起溫，總這樣說。

可是，這樣活潑樂陶陶的溫，自從移居到這湘水之濱的唯一大城以後，顯然有點變樣了。他對於熟朋友，漸漸保持沉默，也不大意願參加平常的集會，却常常單獨地在清早或傍晚跑到臨湘水的那條馬路上去徘徊。那馬路上行人稀少，因為一邊是稻田，一邊就是這富有詩意的平靜的湘江。江的對岸，矗起着一座樸素而有名的小山。他的目光，就最愛渡過湘江，直射到這對岸的小山上，有時甚至停留至一二十分鐘，彷彿那裏蘊藏着他的理想，幽居着他的愛人。

有一天，他很晚地回到了寢室，剛剛坐下來，就聽見隔壁有人在紛紛議論：

「溫實在是變了。他不是最愛看電影的嗎？我昨天邀他到中央去，他總默默搖頭，却又往江邊走了。」

最美麗的東西，狗性便是人世上最高品格的表徵，幸好上帝為人類造下了狗，否則太陽與月亮的輪迴都要失了意義。

「你喜歡狗麼？」她問我。

「我不喜歡狗，」我直截了當的回答，「如其你允許我這樣說。」

「你為什麼會不喜歡狗？」她驚奇似的問，「你知道狗是世界上可愛的東西，不喜歡狗簡直是一件損失？」

「我不知道狗有什麼可以被他人喜歡的理由。」我說，一半是答覆，一半是問題。

「不能喜歡狗的人，也不能喜歡人。」她說，含着藐視我的目光對着我轉動了一下。

「因為我可以喜歡，所以便不喜歡狗了。」是我的回答。她聽了，立刻面孔變了色，好像觸動了她那已經靜止了的心，有着狂瀾在腦海裏洶湧。

我纔覺得我說話過份，尖刻的嘴已傷了她老太婆的心！

★ 期 六 第 ★ 告 預 容 內

中國人與飲酒	林語堂
黃昏前後九封信	寄柔
菊花	雨田
論床上讀書	陳師超
紀念徵文開始發表	二篇

版 出 日 一 月 二 十

「我看他心裏總有點甚麼事，要不然，絕不會變得這樣孤獨的！」這是一個富於同情的華的話。

「說不定有甚麼人在那江邊等他呢。」一個頑皮的傢伙插了嘴；「你們先別嚷，等幾時我去捉弄捉弄他們吧。」

接着，浮起了一陣快意的笑聲。

溫聽到後面這幾句話，不覺心中一動，好像被蜜蜂螫了一下，似痛似癢，因為正說中了他的心竅。

原來，溫在二月以前從武漢來的時候，因為是在晚班車開的前一個鐘頭上車，所以在擁擠的湘鄂車中，已經找不到一個坐位了。那時候天氣正熱，扇子未停，還得流汗，人聲的嘈雜，似乎壓倒了一切，而他自已又是孤零零地一個人，真是舉目無親，所以心裏十分不快，好在行李簡單，便隨便靠着一根柱子站着，目光注視那在電燈光下綠油油的楊柳，無可奈何地暫時把心境淨化一下。

忽然一陣宏亮的北方口音從溫身邊響了起來，爲了好奇心的驅使，他就來研究這響的原因。

原來有一個鄉下老頭兒，要把一個沉重的被包，放在那裏者擱在箱夾板上面的軟皮箱的上面。他雖然婉言拒絕了好幾次，都未被鄉下老頭兒所接受，他急了，終於嚷了起來，意思還是維持的主張；那鄉下老頭兒說也可憐，他也跟溫一樣，坐位既沒有，走道上又放不下他的臃腫的被包，他不向上面擱又怎樣辦呢？

「都將就些吧？我這東西壓不壞你先生的箱子。」鄉下老頭一下提着他的被包，滿臉在流汗。

「不成，不成！好容易從山西搬到此地，壓破了，你賠得起嗎！」

他是聲色俱厲，臉上的汗也正在不住的流。

這顯然形成了一個僵局，但車上的人看情勢都不願說甚麼話，因爲各人都有苦處。

一個老太太，這時霍地從對面的坐位上站了起來，自動地把這爭點所在的箱子，改變了原來的位子，使那裏空出足夠容納一個被包的地位，一面很溫和地對那鄉下老頭說：

「好啦，別吵了，我給你勻出一個地方來了。」老太太話未說完，她身邊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也悠然站起來，幫助老太太工作。

一會兒，箱子被包，各得其所，老太太和那少女也回復了原來的地位。四座的人，也都像過眼雲烟一樣，再沒有把這事情放在心上；但在溫的心裏，却像一池春水，無意中被投下了一個石子，還在餘波盪漾。

他覺得一個那樣的固執，一個這麼的祥和，這種矛盾的現象，倒是很奇特的；他於是再細心地去考察他們的人事關係，知道了這北方老頭兒和老太太是天婦，坐在她身邊的就是他們的女兒。他是很欣賞這母女倆的態度的，便設法和她們倆攀談起來。果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解決了自己的坐位。他和這和藹可親的母女坐在一條樑子上面了。

不能不使他驚異的，就是這位老太太非但對於舊小說如水滸三國之類，非常熟習，而且喜歡看報，各戰區的形勢，都能分析得很清楚，更能慷慨激昂地大談抗戰國策。這位老人是面貌清癯，臉略帶長形，精神好，詞鋒健。

話說得多了，便漸漸談到家庭的情況，於是他知道對面還坐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和這女孩子的弟弟。他們的老家原在安慶，但住在山西太原已有很多年了。那位固執的老先生，曾在山西做過幾任縣長，是

以剿匪聞名的。他聽到這裏，不覺心裏笑道：

「難怪他剛纔拒絕被包的時候，還多少帶點兒剿匪的作風哩！」

面型有幾分像母親，但身體健美的她那大女兒，她是十二分注意母親和同座者的談話，似乎她企圖要在這談話中發見某種切要的內容和秘密。她穿着白地黑大方格子的長衫，兩個小辮兒，很自然地垂在腦後；青春的活躍：在她未加修飾的眉，在她未施脂粉的面，在她清明的溫靜而慧敏的眼上隨處流露着。

後來溫就問她：

「你們準備到甚麼地方？」

「到衡陽，因為那兒有爸爸的朋友。」

她用極流麗的北平話搶先回答。

「那末，在長沙下車嗎？」

「先不，回頭要去考學校的，你呢？」

於是溫就把目的地說了出來，對方樂得雙腳直跳。她的弟弟，從對面跑過來，她順便作了介紹。這孩子穿着藍色的工裝，面貌很像父親，但有姐姐一般的活潑。

健談的老太太，便開始誇說這孩子在長途奔波中怎樣能吃苦，就是真的累了，也不肯要爸爸抱的。又說，在途中不知經過了多少的危險，在風陵渡的一次，幾乎被狄人的炸彈送了命；在望江起程的時候，全家坐在一隻小木船上，江中浪頭洶湧，也險些翻了。她一面說，一面用手輕輕撫着男孩子額上的散髮，面上現出無限的慈祥。

男孩子的大姐，這時正在吹口琴，靠着車窗小桌上擺着一本『大家唱二集』，他便大聲地唱起『春天裏』那首歌來。她的聲調很清，很

潤，似乎有一種特別感人的力量。他彷彿在深密的林中引吭高歌，車箱裏的人，也都受了這歌聲的影響，惱人的嘈雜聲，一時全停止了。溫是更加感動，因為在前一天，在一個集會中聽了一位流亡的女同志唱了這隻歌。那女同志，也是他非常敬慕的。這時，溫便以很多寶貴的賀語擲給了她。從此，他們倆便親切地談起許多話來，關於北平的更其多。溫在北平的時間是很久久的，所以他倆的話，就如一串長得沒有止境的線一樣，老說不完了，後來他發見老太太和小弟弟倦倚着熟睡了，便不好意思不向她提議：

「你疲倦了吧？休息好不？」

她把手錶一看，不覺略帶驚訝地說：

「怎樣就有兩點鐘了！」

一經道破，無情的疲倦倒真的大胆襲來。他們的談話，才亦中止。第二天上午九時，溫要在長沙下車了。溫有點兒戀戀；但還有甚麼辦法呢？他又決不能陪她到衡陽去。

車已在北站停下了，溫的簡單行李，已由脚夫背下了車。溫下車時，她也很熱情地送他，似乎有話要對他說，却沒有說出口，只半身倚着車窗，用沉鬱的眼光送着溫的下車。

等到溫回頭向車上望的時候，她忽然招手要溫走近窗口去，柔婉地說道：

「溫先生，你願意和我通信嗎？」

「好的！我給你一個通信處。」

溫如在無期徒刑的監獄中，突然受了大赦的恩施，使他喜出望外，立刻在很漂亮地日記簿上，撕下一頁來，墊在車箱上，用自來水筆飛快

地寫了遞上去。

溫熱烈地握了她來接受通信處字條的手，顫聲地說：

『我還不知你的名字呢？』

『但。』

她僅僅說了一個字，然而車就向東站開行了，因為照例在北站每次只停五分鐘的。所以她實在來不及轉問她的通信處。

一個月過去了，溫卻沒有收到這位女友的來信，他很繫念。在長沙招生的大學，大半發了榜，他都尋遍了，始終沒有尋出一個叫『但』的考生。他更着急，常常自己嘲笑自己：

『爲什麼在車上談了那麼久，不問清她的姓名和住址呢？要不然，此刻不正好去信嗎，你這個傻瓜啊！』

着急又有甚麼用處？於是他只好沒早沒晚地跑到這湘水之濱，對着秀麗的風景出神，似在默禱蒼梧，替他喚回已失的心聲。

可是自從聽到隔壁房間的議論，他便改變了作風，專向熱鬧的市街上穿。他的意思，無非想藉此減輕自己的苦悶。

不料一天上午八時，溫在湘春街口，忽聽得一聲頗爲熟習的聲音在連叫着：

『溫先生！溫先生！』

他一怔，前面正來了笑容可掬的『但』。

他開首就問：

『你現在有工夫嗎？』

『做甚麼？』

『我們先到江邊去談談。』他即手指着馬路盡頭的湘水。

她點頭笑道：

『那很好，我現在就爲專訪溫先生去的。』

江面有微風，風帆像秋葉似的滿江飄浮着。初秋的清晨的陽光，洒滿了各處，風光格外顯得靜穆。馬路平坦地悠閒地躺着，好像正等待着他們來談心。

溫於是把別後的經過坦白地告訴了她。她有時天真的笑，有時又莊嚴的默着，等溫的話告一段落時，便說：

『我知道溫先生對我很誠懇，而且對我的期望很大，所以我雖然到長沙二十多天了，可是非等到我考取了學校，絕不敢來拜訪的。現在我已僥倖被中央××學校錄取了，特來報告，同時，也就是來辭行，因爲明天就要動身到重慶去進新學校。』

溫聽了，也歡喜，也惆悵，心想：

『果真是萍水相逢嗎？也許是大時代的特色吧？』

她看出了他的表情，又和悅地說：

『母親還記着你，她老人家叫我一到就來看你的。』

一個健談的溫雅的老太太的慈祥面容，又立即湧現在溫的緊張的頭腦裏，他謝了老太太的厚意，却忽然很鄭重地對她說道：

『請你記取這湘水之濱吧！你看那個小山，那個水灣，多美啊！』

二十九，十，二十一。

歡迎投稿 · 訂閱 · 介紹！



海德公園的演說風景

許煥光

我要說的是在中國聞名已久在倫敦西區的海德公園 (Hyde Park) 裏的演說風景。

關於英國人如何能在海德公園中豎起一個演台，即刻就有人圍着聽一下午也不厭的事，早已有人說過了。警察老是在場，比別人高一點，老遠就可以望見。他們只是彈壓任何動武的爭論，對平常的一切演講，決不干涉。

在這裏演講的題目，可分為幾大類。與政治有關的自然很多，但在政治一類中又可分幾類。一種是無條件地攻擊政府，攻擊一切現狀，但沒有甚麼積極的意見。這類人大都是失業者，或是諸事不如意的人。這樣罵一罵，心裏有點痛快。一旦有業或是稍為得意，即不再到這裏演說了。

第二種的政治演說是有系統地或者從社會主義或則從共產主義的立場上批評現政府的行為，如何不為大眾謀利益，或是批評現在生產組織如何壞等等。這類人有的是自動，有的是黨內的人出來宣傳，但所講的都是有條有理，

不是胡亂大罵一頓的。有的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認識，頗有獨到的見地。

第三類是女人的政治演說。把女人的政治演說分為另一類，似乎是有點滑稽，其實不然。女人們雖然是講的政治，總不脫從個人的事情 (personal matters) 上着眼。若是她主張希特勒不好，那是因為他對某個女人不好。若是她主張英國不應該救助阿爾巴尼亞 (Albania)，那是因為左歌國王 (King Zog) 曾在倫敦的喬爾西區 (Chelsea) (藝術家多集此區，頗為浪漫)，跟一個英國女人生了孩子然後遺棄，以致這女人自殺。假若她主張英國與羅馬尼亞應該絕交，那是因為羅王加羅 (King Carol) 有許多野老婆。諸如此類的事，如數家珍。她一提起一件，聽眾即刻喝采。聽眾越喝采，她說的也越起勁。

海德公園的政治演說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幾乎全部都是反對政府的。在倫敦二年多，我只遇見為政府說話的演講一次，而聽眾沒有一

位贊成他的。還未等他說完一句話，就七嘴八舌的質問起來。到後來他弄得無法回答，就下台逃走。有幾個聽眾就走過去追近他，用粗野的言語問他這樣那樣，他只好說我已說完，不再繼續，就急急地走開了。

第二大類的演講是關於宗教的。這裏面的花樣可就多了。但我還未能加以分類，只可講幾個例子。平平常常的用討論形式有條不紊地講宗教的人也有，可是到那兒最觸目的是用他或她最高的聲音喊叫，像是別人都甚麼也不知道的講員，以下是兩個例子：

(一) 這是個老頭兒，大約六十幾歲，臉也未洗，眼糞還在，頭髮鬍鬚蓬鬆着，衣服相當破爛，看樣子是演講有年，手中的筆記有一大疊，說得非常順嘴。他把耶教上帝與俄國的社會主義講在一起，沒頭沒腦地，但可以一直講下去，講到三四個鐘頭，直至累了才完。他說宗教可罵的是現首相張伯倫。那時還是慕尼黑 (Munich) 滑稽毒變之後不久，這老頭兒把蘇俄對侵略者態度的強硬與英政府的無能相比，他說：

『現在聽這個：「若有人敢犯我們一步，紅軍即刻就直指侵略者的中心根據地！」』

北國來詩

北國是寂寞的，在寂寞里能看到這樣純潔的刊物，正如失哺的嬰兒重遇見乳娘一樣；爲了這，在我們一向寡歡的臉上，終於呈現出微笑！

爲了解除我們的苦悶，我們小心地寫出了幾篇詩，這次我們懷着忐忑的心，寄出了兩篇。

我們希望的，是天地間的人們能給我們一些鼓勵和指導！

無辜者的哀求

勞榮

楊花狂飛的時候，

子牙河泛着混濁的水花；

那是個春盡的黃昏，

咱們底小屋裏撞進三隻野獸。

放下背上的槍，脫下頭上的帽，
拔出腰畔的刺刀，

『誰說這句話的呢？張伯倫沒說！張伯倫沒說！他永遠已沒有這種骨頭！這是蘇俄的將軍們說的！這是蘇俄的將軍們說的！』他翻來覆去地說。

可是，即刻他就提出聖經的某節，證明有一天世界上會出史太林這樣一個人來打倒一切侵略。他口講指劃，可是眼不望聽衆，像是沒有別人一樣，而聽衆也就張大了嘴望着他，有的笑着，有的疑惑地互相問着：這老頭兒究竟是葫蘆裏賣的甚麼藥。

(二) 這是一個約四十歲左右的女人，頭臉很清楚，穿着一個斗蓬，用手把身子裹得緊緊地。她的聲音最尖又最高，所講的倒是正牌宗教。她用發悚的音調說：

『天國近了，不悔改的人沒有希望！』

『這一切雜亂和痛苦，都是你們不信上帝的錯——！』

每句之後，拉長約十秒鐘。

(三) 這是一個中年的牧師，大聲疾呼地罵達爾文不好。從聽衆所發的問句中，可以知道有多少人實在一點不懂達爾文。這位講員就把達爾文隨便大罵得一錢不值，好像達爾文的理論只是根據自己的想像，沒有一點事實的證

明似的。這位講員的根據只是『舊約』上的創世記。

但等一會有個讀生物學的學生來攻擊他了。這個學生把達爾文所提出關於進化論的幾樣淺近事實抬出來，這就引起了一場幾乎動武的爭論。這位牧師大約自知無法辯論，就紅着臉大鬧幾句，接着就說時間已到，我必得走。

(四) 這是一個中年女人，戴着眼鏡，但眼皮與眼球像是永遠不動；手拿一本聖經，在那兒零零碎碎地講一句，停半分鐘。她並沒有一定的中心意思，只是在聖經上念兩句，然後自己說一句半句，臉似笑非笑。聽衆有的說她是精神病，有的笑她，有兩個女人互相說：

『你看，她的眼望也不望人！』

兩個男人擠到前面，其中一個對這位講員說：『姊妹(Sister)！我要入教(I want to be converted)——！』

其他一個說：

『不能，你太不年青了！』大家哈哈一笑。可是這位講員的女人像也沒聽見，接着說：『聖經上說：——！』我永遠忘不了在那周圍立着的人張望這女人的樣子。那樣的觀衆我只是在動物園中猴子籠外看見過。

截住我們這閨女，
趕出我們倆老！

先生，我不是向你嘮叨，

我哀求你積德修好，

年底怎麼叫她出門，

如果不把胎兒打掉！

是，先生，你管不着，我知道，

犯罪由我這老不死的承當！

先生，是，我不要臉，求你修好，

求你可憐，救她狗命一條！

誰說不是，那時他們把她一刀扎死，

現在大家可以過清靜的日子；

先生，我決不是跟你打麻煩，

你不信，我可以立下生死文書！

先生，你說叫我們去找那些獸頭？

那還不如咱爺兒三去跳海河！

先生，你別走，我這兒給你叩響頭，

啊，先生，你走了，你真忍心……

(五) 救世軍也常常光顧海德公園，他們是老調，總是先數樂齊鳴，接着是唱，接着是講道，和上面第二人所講的差不多。

政治與宗教演說之外，花樣可多了，雖然以上兩種性質的演說佔着多數。有許多人像是有演說癖，聽了幾天也聽不出他一點頭緒。有許多人是系統地一步步陳述他的演辭。

屬於前類的，我曾看見過一個臉像是沒有洗過的白髮老叟，一氣不停地講了三個鐘頭。把心理學，生理學，宗教，進化論等等全聯在一起，但又沒有中心的意見，一切的名詞特別是心理學上的，如向內性 (Introvert) 和向外性 (Extrovert)，潛意識 (Subconsciousness) 等等，是背得爛熟，而每一個字全有他自己特殊與現用不同的解釋。

有人問他『希特勒是甚麼心理？』另一個一本正經地問他從心理方面看宗教是何種意見，等等。他沒有一定的回答，但他回答得很誠懇，不過回答的內容是頗為不堪言狀，可是有問必答，而樣子真是『對答如流』。讀者若要想像他答問的態度與內容，可以看三國演義後半部中有一個蜀中名士對答一位吳國使臣的

「天問」。手頭無書，不能舉出這位名士的姓名和詳細的情節，但開頭幾句問答記得是：

問：『天有姓乎？』

答：『然，姓劉！』

問：『何以姓劉？』

答：『天子姓劉，故然！』

問：『天有頭乎？』

答：『然！』

問：『頭在何處？』

答：『頭在西方，因天子在西，故頭在西方！』

我們平常想起這種問答，是只能在滑稽戲中聽到，然而在海德公園中問的人，是一本正經，答的人是神氣十足，聽的人是悚然起敬。

政治以外，有組織的演講很多。最常見的有愛爾蘭人某種組織，和反對活物解剖會 (Anti-Vivi-Section Society)。先說後一種的演說。他們的中心意思，是反對解剖活的動物，不論其目的是怎樣。他們的理由是上帝造了生物，是要他們不痛苦的，所以一切使生物痛苦的事情，是不對的。在演講中，他們常常拉進許多既不證明本題又不反對本題的各種不相干的事實，如希特勒的戰爭，人心之不忠

弟弟·來客·我 于鳳

弟弟又唉聲嘆息，
眼睛帶着血絲，

掛念昨宵鮮花樣底故事。

淚水一串串淌墜下，

說這是爲生命哭泣呀！

來客扭動蒼色的臉，

正怨恨窮，病，

還被什麼迫害了的。

幾年又歡樂着捱過去，

心里愛戀酒與女人，

唱熟了吉卜西姑娘的詞曲。

我也彷彿遠離開悲喜，

無語地活在這塊土上；

貪看着慘白小花，

丢失一件東西。

未名的時候有人竊去，

我已記清是誰！

實，商業手段之下流，以至於鄉下的狗打架等等。不知怎樣一來，他就講到了他先定好的結論，而聽的人聽見他講這樣那樣，似乎耳熟，似乎不清楚，事實又頗深奧，也就有點覺到他的話有點理。

愛爾蘭人的演說多半是熱烈的，不像前一種有點像教授講書的平度。他們大半是反對英政府的統治，認爲英國軍隊應即刻退出愛爾蘭，交還北愛爾蘭(Die North)。但他們不一定都講這個。有一種愛爾蘭人，要證明的是愛爾蘭人的祖先比英國更古，甚至於說有幾個古代的英王也有一半愛爾蘭血統的。我自己不是學歷史的，不能對這事實有所論斷，但看他們那種講時自信十足的神氣，我也不得不佩服。

除了以上所舉的例子之外，偶爾還有他種有組織的演講，不克盡述。但最後有一類頗值得一提的，就是那些窮困無聊的人，偶然借海德公園的公共演說場來乞討。在英國，乞討是違警，但若手中有一包火柴或草花之類，就不是違警。這類上台去演說的人，大半是只說自己的遭遇與不平，而不明明說出目的。聽的人一看他的樣子，也就明白。有一次我聽到一個

最好玩的述說，大略如下：

「諸位太太，先生：

在這裏演講的人——都是有大道理的人

——我沒有甚麼大的道理——可是能講給你們

聽一兩樣有趣的事——三星期以前——我在馬

路上走——向一個人談話——忽然一個警察來

拉着我——我問他甚麼理由——他說我在乞討

——我說我不是乞討——他說你的住址在何處

——我說沒有住址——於是我就進了監獄——

——整整十八天——到我放出來的時候

——典獄長給我二先令七便士——說這是我的

工錢——於是我就走出來了——這二先令七便

士不足一天的吃住——但我得吃——在昨夜晚

間我就去救世軍的宿棚請求過夜——救世軍的

軍官就問我在過去幾天作甚麼來——我說我是

爲政府工作的——他說爲政府做甚麼工作呢

——我說是在某街某號的工廠——他的臉馬上

一板——但是還幸虧我說了好話——他才讓我

睡一晚——那一晚——那是一個大屋子——地

下室——床是一個連着一個——有二百多——

裏面有在床上臥着的——有坐着的——我找到

一張空床——才要睡下去——旁床的一個人說

——弟兄——若是你明天早晨——還想要你

的鞋子——你最好——今晚把它們繫縛在你的床上——屋子氣味大得很——可是睡了——今天早晨起來——幸而鞋子還縛在床上——走出——用我袋裏僅存的六個便士——去買點早茶——正在那小咖啡店坐下——那位昨天對我冷笑的救世軍軍官也來了——他說——弟兄——你今天可好——昨夜對我冷笑——今天因是星期日——我成了他的弟兄——」

這位衣服破爛不堪的老兄，就這樣一直講下去。看樣子是可以不停的，但他的嗓子啞，氣也像是接不上來，所以一句半句的就停下來。聽着的人有一兩個在走開時用手送一點錢給他，他即刻就說：『我很高興，因為至少有一兩個人——知道我說的是甚麼。』這樣乞討的方法，倒也新鮮，聽的人也很像津津有味。

有時能看見既不是想要錢，也不是來演說的人上台。他是被誤推上台的。我上次看見的一位顯而易見是低能的，衣服也破爛，我去的時候，他已在台上了。可是老不開口，『觀衆就怪聲喊叫，說爲何不開口？他用斷續的聲音說：

『我本來是——到那面去吃點東西的——然後就到這裏來了——我是看看的。』

觀衆有一兩個在他未說完就嘆：『來看看的！』大家哈哈大笑。又有一個人問他爲甚麼上台去。他說：

『我是因爲那面看不清楚，所以上台來看！』說着他就要下來。但兩三個人往台上推他，請他說話。這樣推來推去，也就弄了二十分鐘，然後才讓他在大家的笑聲中走了。

以上只能作爲在海德公園的說場中生活之

一瞥。一向講海德公園演說的人，都不大注意它的娛樂價值。倫敦的娛樂很多，可是大半是只爲每星期收入至少在三四鎊以上的人而設的。五點以後以及星期日的電影，壞的也要一先令。這裏在空地上，聽聽五花八門的演辭，看看有時聽衆胡調的情狀，既是很經濟的娛樂，又是很便當的得到『知識』的方法。至少有一部分英國人的對世界的意識，是這樣形成的。（選自『西風』）

純淨及合幾怪

康福多

司能致如自能到云

美味滋補
康福多含有滋補之精華，能補血及強健之品，能補精力，可治虛弱，故補血強身，能治貧血，增進食慾，使精神愉快，人人愛食，故凡體弱多病，神經衰弱，一切體弱之人，均不可不服。


祛痰止咳
康福多含有滋補之精華，能補血及強健之品，能補精力，可治虛弱，故補血強身，能治貧血，增進食慾，使精神愉快，人人愛食，故凡體弱多病，神經衰弱，一切體弱之人，均不可不服。

防治肺癆
康福多含有滋補之精華，能補血及強健之品，能補精力，可治虛弱，故補血強身，能治貧血，增進食慾，使精神愉快，人人愛食，故凡體弱多病，神經衰弱，一切體弱之人，均不可不服。

穩定戒烟
康福多含有滋補之精華，能補血及強健之品，能補精力，可治虛弱，故補血強身，能治貧血，增進食慾，使精神愉快，人人愛食，故凡體弱多病，神經衰弱，一切體弱之人，均不可不服。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正德大藥廠發行





廢墟上

丁諦

五月底的天。雨水還落着，一陣豆大的點，瘋狂地，無休無止地從天空奔騰而下，一會兒，忽然又變小。像總沒有個停止的時候。稍乾的土變濕。等到太陽光一出來便又蒸起霧爛的氣味，叫人窒抑，叫人作嘔。但雨儘管休息一會兒，却並沒有和這灰色的城市絕緣的意味，雖然有時候也躲藏在雲端裏。

罩在這五月的天空下，灰老的城市是愈其黯淡了。

近六月的五月梢頭，在江南，一個多雨的季节。一到雨天，城市的容光慣例地十分黯淡，正如江南的其他城市一樣。撐着破敗的醜陋的油傘，像一片片荷葉飄浮在水潦汪洋的街上，狹窄的街道似乎把陽光阻絕了。店裏的貨物恰正配上了黯然無語的天空，帶愁，發愣，將形式古老而又背時的歇息埋葬在灰塵中。遠遠的一排鴉，淋濕羽毛的落魄的一羣，低低地掠過了極矮的黝黑的屋簷，小街，荒涼巷子，

飛到城牆外邊去了。……倚偎在朦朧雲蒸的山上，像霧，像烟，像山嵐，又渺茫得像畫中遠山旁的遠樹。一排城牆，罩在淡淡的一片浮光中的城牆，濕的，明的，又暗的；青的，綠的，又灰的；短短的，隔斷在濃雲邊，又迤邐地拖長下去，混和着蒼蒼與天上的光影，一直拖得無窮無盡。

這衰老的城市經過了五月梅雨的淋落，現在是顯得格外破爛了。垂頭喪氣的人羣，從我的身旁走過。他們一點也沒有生命的力量。朝霞的光從年青人心中飛去。有許多許多青年是做着那些於心有愧的事。明白的人不過是呻吟。他們的臂膊上黏着那末一方塊布。然而這於他們已慣常了。他們衷然地走過，若無其事的，沒有一點心跳，沒有一點臉紅，更沒有一點羞辱和憤怒。

雨淋濕一幅幅的布塊！醜陋，歪曲地捲折起來。那布幅太舊了！太醜陋了！……然而他

們是佩戴了那末多的時候。他們真的一點也不感覺得醜陋？

我站在廢墟上！

位置在一個小小的山岡，那岡上有一座樓，算是這個城市的古蹟了。破敗的房屋，像一個蹣跚的老人，斜倚在岡上，又像要從上面滑倒下來。原來是一層丹紅，不知在什末時候又給塗上了一層藍色，給風雨剝蝕，給時光銷磨，現在什麼顏色都有，什麼顏色也都不完全了。沿南一排邊有許多窗，窗櫺關鍵已脫落，窗框也已動搖，這點綴着一個住戶稀疏，遼闊而又荒涼的山岡，不僅有這末一座破落的樓，還有一所校園，和校園對門一大堆瓦礫。

校園門虛掩着。裏面有人沒有人，誰知道呢？站在岡上的白石鋪道上，望過去，是一片荒涼，是漫無邊際的荒涼。靜靜的一所園呵！誰也想不到這死寂到與鬼為鄰的園子會有一段熱鬧而繁榮的前生！草長得那末多，沒有條理的，猖狂的，而且野心地，覆蓋在園子的每一角落。沒有鳥聲。鳥彷彿也陪伴人類遭遇着那同樣的慘劫。你可以聽：園子是那末靜靜的。

沒有花。花的繁榮，在過去，祇成一個

夢。也許泥土留下過美麗的和種種妖詭的痕跡。從躲在牆陰，破荷花缸下，或是傾圮的葡萄架旁，你可以拾一塊帶香的泥土，從泥土上想像一個過去的園子，使沒遊過以前這園的人能嗅到花香。然而，過去儘管香，美麗，却決不能減少眼前的一分荒涼。眼前是多末死寂而恐怖啊！

「園裏會不會鎖着鬼的魂呢？」

我站在廢墟上。天拉長臉。鉛色的天，向晚的天，又是廢墟的梅雨的天呢！

四邊看看，沒有人。

那兒過去，校舍後邊，是一片大農田。可是，亂後，荒涼了，種田的躲難去，丟下了田。那邊，沿白石鋪道過去，鼓樓下面，通達一條比較整潔街道的起點，有一所祠堂。記得祠堂裏面還供奉着烈士荆軻的牌位。向來住家很少，自然現在更沒有人。那條街道，人烟比較多，只是住的盡是些異鄉人在本地做公務員的人家，他們在戰事一起時便紛紛搬開。剩下許多沒有人住的屋子，長滿青草，大門閉得緊緊的（牠們已不是原來屋主關閉的形式），沒有人會踏着脆亮的白石，從那邊走上這山岡來。

園子朝西的路上。我回頭望過去。穿插在林中的小河，被綠浮萍蓋得密密蒙蒙，看不見水，祇是一片綠。連日的淫雨，使河水伸上岸，接上了傍河人家門前的石塔。有的石塔下了水，有的平了水；高過水的恰像一個極其風雅的渡頭。是那末一片綠，不一定教人聯想到水，反正春暮幽寂的花園裏，潮濕，柔軟，含香的泥土上，也有那末一片。

綠的水，點點青萍，就那末迴繞着叫得出迴聲的家宅。

在廢墟上——我迷惘地，立定了。可是我終於又移動了。

我彷彿走進了這所荒涼的園子。園子的形式是在什末時候改變的呢？你看，我踏過了一段腐木做的門沿，許許多多矮的灌木，和密的叢林了，——穿過枝幹陰鬱的籠罩，分開在那堆疊着，支撐着，網羅着的綠葉堆中。葉子還是綠的，時間是春天呢！我覺得我的年紀彷彿減輕了。我伸開記憶的手指，向埋沒在塵封中的日月裏找尋。——我站在一所白木屋子前面，用從樹上伐下的粗木結成的簡陋的古屋，時歷多年，到現在已顯得有點衰老陰黯的古屋。這不是一個值得我去沉思的所在嗎？你說

呵，我該怎樣的愛惜這座古屋，愛惜我的華月與流年？

但是，你且跟我走進這簡陋的木屋。那麼你是不是聽到一種聲音，從屋樑上，掉下一片，兩片——格軋軋——剝落的聲音。抬起頭，屋頂上漏出一線天。白的天，藍的天。呵，原來屋瓦墜地了。於是我便想起這十多年前一所古陋的屋子來。那是在我初中讀書時位置在校園中的一所手工科教室。三四十個孩子，慣常在手工課時發出斧鑿的聲音。沒有多少光，也沒有多少聲音，隱蔽在嗡嗡聲和草木蔭蔽的僻隅，通常上課時可以聽到的學生的喧囂，換到這樣一個新的環境，一切彷彿都靜止地換上了一副性格，好動的，玩皮的心沈浸在一種聲音中，那些發自一雙雙小手忙亂的，拙笨的，而又興致勃然的刀鋸斧鑿金木磨切之聲，掩飾了一切的外象。讓這聲音佈滿一屋子，擺佈許多小孩子的心。我愛那一種特有的聲音，或者可以說，我是愛那聲音，隔絕人世，造成一個天真的世界。對於手工課我感有一種興趣，這並不是說我怎樣愛用那不信指揮的雙手去折彎竹篾，或是很巧妙地穿插那帶有一方方圖案的，浸過水的黃籐，老實說，我還

祇是愛那一座教室，饒有質樸趣味和悅耳的工
作聲音。

還有一座小小的山丘，我們也很愛去。那
是任何一個走路人都看得見的。你站在岡上，
你望得見鼓樓。藍的牆掩蓋着朱紅的餘澤，
踞在小山上，一座古老的碉堡，那是我們的圖
畫教室。斑駁的顏色，即使中小孩子也知道
牠是被淋過多少風風雨雨了。他們喜歡這裏。
因為這裏有一段比手工教室更幽深的境界。登
高望遠，江流如帶，城郭炊烟，蒼然暮色，離
山不遠，盡是空曠之地，墟野牛羊，蓬蒿村
舍，間有籬落數家，叮咛儼然，菜花野菊，倍
生姿媚，蘆葦蕭蕭，迤邐於江洲翠帶間，一邊
偎貼巖巖，一邊復偷吻江水。有亭翼然，形將
飛去，似罩在江上，又似爲懸崖攀留，斷難捨
去。這時黃昏未下，日色初收，一羣年青孩
子，聚精會神，塗抹顏色，弄污兩手，在一張
張木製寫生架旁，凝心觀照，慘淡經營，他們
的眼睛投在對山，山上很靜。他們在紙上畫下
一角紅牆，又在牠旁邊填滿許多綠樹，樹很模
糊。他們在綠樹與紅牆當中，用軟鉛描上一條
淡淡的墨跡，是一條走廊，通過一個個圓圈
門，他們即使閉着眼睛也會認得，那可以通到

一座可以供人瞭望的亭子。他們雖然並未將門
畫上，但他們知道山上的事很多。山靠近學
校，他們常取道一條學校後門的小徑，在二尺
寬，拔地數百尺的險路上走過。這時他們想已
很倦。作畫的事對於他們有些懶。而且，鐘聲
也響了。那是什末鐘聲呢？我真有點模糊之
感。我的眼睛好像說：天落雨了。雨水滴在龍
鬚草上，而草莖又復蓋上我的眼珠。（於是
我走下山，我走下鼓樓。）

十多年的歲月就這樣從龍鬚草上篩下。有
一天，城市迤邐五百里海上，響起了怒吼的呼
聲，連帶這城市也引起騷擾。校園荒蕪了。學
生上課的時候，時常爲一種恐怖羣集在後山的
地溝中。

半個月後，東邊開來的火車，絡繹不絕的
帶來了許多受傷的神聖勇士。學校裏學生時常
結成隊伍，帶許多禮物去慰勞他們。每天每
天，他們帶禮物去，帶熱情的眼淚回來。

一個月後。秋天了！從小岡子週圍的樹葉
上，從一座鄰江的山上，荒蕪校園中，秋天帶
來許多消息。葉子變了顏色，好像在數月來抵
過了一段悠長的歲月。風鈴中夾雜着那末憔悴
的呻吟。你聽得出那聲音是老了，更老了。校

園裏沒有同學的踪跡，有的祇是那些拿着物品
去慰勞的學生。

從車站上昇來的救護軟床，一次次運到這
園中。而且有幾次，同學的臉上竟罩上一層嚴
肅悽愴的顏色。他們在走過園子的時候，會爲
新近殉難的聖潔的靈魂祈禱。他們帶走默默的
歎息，他們懷想着那幾間古樸的屋子中躺臥着
纏着白紗帶的捨己爲羣的志士，他們熟悉那些
質樸的，陰黯的，在夏天時常有蟬聲聒噪，蜜
蜂嗡嗡的屋子。他們不能沒有一種遺失的缺
憾。世間的騷擾闖破了孩子的夢。醜惡的烙印
很清楚的刻在孩子的背上。他們如何能忘記那
戲局着的園子！他們有一種莫名的陰鬱，像是
恐怖，又好像是目擊許多愁慘，神秘，黯淡，
荒涼，但毋寧說是恐怖的景物。別說那些心靈
嫩弱的孩子，即我亦不能無悵然若失之情了。
該告訴你呵，這時我不是孩子了。可是因了我
職務的關係，仍有機會時常走過這一座園。露
幾點疎燈，燈在寒風中顫索，乘一段將欲飄離
的心境，走下山坡，我的眼瞥到那園門的一剎
那時，我是多末可憐那許多歡喜這校園和我同
命運的孩子啊！

不知道憑一股什末力，我把馳騁得遠遠的

思想又收回來。

五月的風，軟軟地潮濕地吹過這廢墟。而且，園中草木霉腐的氣味也混和在風中，帶來燒焦的氣息，深澤中蔓生的蕭艾的穢濁的氣息。這氣息襲上這荒墟，天彷彿更暗。

我再好奇的眼睛投視過去。門輕掩着。

「是不是有人呢？」我起初是這樣默問，慢慢地我的眼睛沈浸在夜色中。

風吹動衣裾，我聽得出一羣朋友的心在低訴着說那寂寞遼闊的秋夜。

我又想起那一段騷擾，危城中的人物。

我給那偉大的國殤者懷念——我默禱！願他們長久安息於這小而幽深的園中！

不想探看這荒蕪的究竟，我踏上寬大的石塔，走進一片瓦礫堆中。我遠遠望得見房屋的輪廓，只餘下一副骨幹的空架。窗戶洞穿，直視無礙，前後左右祇是那末許多洞，許多窗戶。而空架的支撐，便好像是專為窗戶效勞的最後掙扎。

在雨季，向晚，黯淡的一片劫後廢墟上，有幾個衣着破敝的人彎着腰，用刀在挖取地上的殘磚，間或也發掘牆壁和地板。偶然從密雲稀薄時，露出的黃弱陽光下，罩着蜷伏在地上

的那些難看的面孔，再遠，則是亂樹，荒原，一個失却理性的統制的野蠻城市。你站在這兒，你的皮膚能不能有一種緊張的感覺。

自然我不願再耽留下。我得要快快的離開。然而竟不知被一種什末力，我的脚反向裏挪了幾步。我走過許多高低不平的地面。有地方還餘有殘磚，有地方就祇剩黑色的土壤。散亂的未及收拾去的磚瓦散滿一地。我跨過缺的坎，浮起的小丘，經過許多掘磚人前面。他們望望我，却又照樣地去工作。

幾個老年婦人站在一座門口憑弔，起先我還不會注意。她們的語聲很低，我只能看着她們嚼嚼。殘陽射在乾枯的嘴唇上，好像塗上了一層黃臘。

她們在指點些什末呢？

不必從廢瓦殘磚中尋覓什末過去。她們的指點已從旁說明了。劫後餘生的受難者，在指點，在用手勢作着無聲的默悼。消逝的繁華逗着她們眉尖緊蹙。她們是一羣忠厚而又無知的人呵。她們自然不會咀咒。然而我看她們這一種柔弱的憂鬱是更悲哀。

走出西首的門，樹枝已被伐淨，剩下的是幾棵禿幹，竄然孤獨地立着。鳥聲嚶然，彷彿

在一個天高日晶的湖上，萬物俱寂，早起憑闌，陡的從一叢樹中響起如簧的歌唱。心地澄然，如水拖藍，如潭映月。分明這聲音又把我勾引入一段遼遠的境界。一個初入學校讀書的孩子，在早晨起床時，常聽到一陣雀聲，喳喳，在屋簷下響。屋裏有雀聲，校裏也有雀聲。校裏的地曠，教室靠近山，雀聲多，也很好聽。食堂裏築着許多雀窠，時常有雀糞掉落在飯碗菜碗裏。雖然當時很討厭，但事過境遷，想到那一個時期的學校生活，總不免愛雀叫的聲音。現在雀聲又響了。我四顧院落，不禁茫然。我找不着一隻雀子的影踪。

一座口字式的大樓，丁字式的男生宿舍，被炸了，也許是被燒毀了。從左右耳門樓梯上去，那便是大樓，那兒聚集着多少年青有為的孩子，中國最有希望的新生者。他們學習的課堂。然而現在是被毀了。沒有樓梯可以再通上去，而且，除去一個個破碎的窗洞，什末也沒有了。

我習慣地走上樓，像三年前在這一個學校裏做教師時的一段生活，夢一樣的生活，我挾着一包書，一本點名冊，一個粉筆匣子，走進那間寬敞的，光線明亮的教室。五十多個學生

靜靜地，溫柔地坐着，一聲不響，在等待我的講說，他們的態度是那末肅穆；一間寬大的房間真有說不出的軒敞。梧桐樹陰從陽光中篩下來，秋初的知了從清爽的午風中低下去。留一點夏天的影子，而又不是夏天，這對於那幽美的山岡，是頗為合宜的。

他們珍貴這可愛的時間，他們愛這個依傍着小山岡的學校。

我照例的給他們講說。但照例的天空又響着激着——一種怪聲。

嗚——嗚——嗚——嗚——

和悅的醉人的書聲被喧嘩聲代替，我們帶着踉蹌的步伐，奔跑的姿勢，鑽進學校後面山上預先掘好的洞穴裏。

每天這樣：不等教室有兩個小時以上的安靜，我們便鑽到這山上，大大小小的洞穴裏。

響聲，笨重的，顛抖的，遠遠飛來，飛近了，又飛遠了。

站在天然屏蔽的山邱中，面前橫亘着一片高低的平原，沙岸，深谷，和低澤。江繞繞山，山接連城牆，城牆又偎抱丘陵。在一羣年青人坐着，立着，探首望天，或是借洞天餘光孜孜披讀的丘陵下面，靜靜着無數鱗次栉比的

房屋。長江迤邐到遠方，漫漫滔滔，不可究結，凝神於青螺翠黛間，乃生一種飄渺奇想。

遠思上古洪水為患，人畜飄流，無分水陸，雖然江不一定像河，但天然形勢，開闢疏濬，心想該是多少鬼斧神工，憑觀無證，帶着蒼茫，如何能不連想到孟浩然的詩句：『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呵，我的筆尖跟着我

走上山了。禁不住我的筆有點打抖。是什麼呢？聽呵，那響聲在天上響了。那是一個劊子手殺人的信號。牠要毀滅這城市，這丘陵！

一陣天空的吼聲，把我從一段舊夢中驚醒。我發覺自己還在這廢墟上。並沒有什麼消息。天空還是靜靜的。是五月的天。梅雨又快要篩下來。城市遠遠的更暗了。廢墟上也更暗了。

我的心朝下沉，走完一段於我走成習慣的山坡，我的眼面前包圍着重重灰黑，像暴雨從四面山上奔流而下，助長着濃雲，由遠方向近處移動。耳朵裏響着一種聲音，聽起來很低，像螃蟹悉索於沙上，讀書聲從長滿蓬蒿的地上發出。這裏面夾雜着笑聲。但笑聲不久又變為咆哮。

廢墟上并不荒涼呵！牠還是熱鬧的！

在一堆瓦礫前面，鼓樓陰沈着臉，蹲踞在老舊的地方，像一個猙獰的老英雄。

馱着太陽，襯映着靈風微雨的薄薄微黃，鳥兒盤上古老的樓，又輕捷地掠過荒墟。

又飛過一帶高高青草的城壕了。牠是在找尋牠舊日的窠巢吧？到那一棵枝上？到那一棟房屋去找呢？

飛過江了！蒼茫中，烟雲中，洲渚中，——還不是一樣的失望，悲哀？荆杞長波萬落與千村，牠到那兒去找尋牠的巢穴？

你看呵！牠飛到對岸的城郭中去了。可是那兒也是一片荒墟，正像我們所遭受的屠戮一樣。

(上接第三十頁)

用水底倉庫備藏固體，在遭遇空襲時，仍較任何別種倉庫為安全。而且水底倉庫比較隱蔽在山裏的倉庫還要秘密，確實的地點僅有少數人知道，所以即使在水中探測也很費事的。

現在，瑞士所受的威脅雖已因法國的屈膝而稍減，可是準備這是要有的；何況整個歐洲正因食糧生產受戰事的影響大為衰落而瀕於飢荒呢。若不早為備備，則米珠薪桂也足以構成社會的不安。



妻歸以後

張葉舟

「妻歸」是指的妻子半月前回了崑山母家，「妻歸以後」呢？半月來讓我冷冰冰的獨個兒從「前房」到「後房」，從「樓上」到「樓下」而已！

「妻」爲什麼要「歸」？因爲孩子已是十八個月，我的意思「產後」一年半的乳汁有營養了，必須迅速「斷乳」；爲了關係孩子的「健康」，妻自然同意。那末，「斷乳」何必「妻歸」呢？那又是出於我倆彼此的「體愛」；因爲我是「文化人」，每天非過午夜一點後是不會睡覺的，但早晨是「理所當然」，要真的到了「日上三竿」方纔起來；要是孩子「斷奶」，必定要「哭」，尤其是「午夜」以後，妻爲了不忍打擾我的「睡眠時間」，主張到鄉下去「斷乳」。我雖立刻贊成，却另有原故，因爲我知道妻的身體素來孱弱，在平日，孩子是由娘姨領着，只要能按着時間給他吃「奶」，吃飽後他就不需要「母親」，吵着要娘姨抱出門外；可是，我倆都明白，要是斷了乳，孩子定要吵，定要糾纏住「母親」，我自己，一天到晚的忙，那裏有閒工夫來抱「兒子」？回到鄉下，有妻的母親，有妻的姊弟，抱孩子的人多，便不必妻獨個費力；更何況，我們是初做父母，第一個孩子的「斷乳」，確是缺少經驗，到

鄉下有妻的母親指示一切，我倆都可安心了。這樣，妻在半月前抱了孩子，同了娘姨，回了崑山母家，留下我獨個兒，冷冰冰的從「前房」到「後房」，從「樓上」到「樓下」，如今已是半個月了。

關於妻子臨別前夜，嘖嘖叨叨叮嚀我不少話，我真覺得惹厭，因爲自己是一個「理智」多於「情感」的人，早把「離別」下了「決心」，似乎用不着這樣「兒女態」的。所以，沒聽完後半段話，我已入了睡鄉。次日，我送妻到北四川路橋，過去是「××分界」，不可亂闖；妻哭了，我無情的說：「好好回去，孩子斷好了乳再回來！」妻點着頭，僅囑咐我「小心在意，少寫文章！」妻真是一個「有心人」啊！

妻過了橋，去遠了，望不見了，我拍着胸脯，壯起勇氣：「打什麼緊，自己從小離開父母，向來杭州南京天津北平獨個子亂跑，就是結婚後，前年獨個兒從南京出發，跑了幾乎半個中國回來，區區「妻子歸家」，值得我「放在心上」嗎？我有我的工作，我的前途，我應該努力，我不是向來主張：「地球是圓的，何處不可碰面，離別幾會銷魂？」的人嗎？」——然而，我畢竟是「黯然」地跳上了街車，我像「遺失」了什麼似的「悵然」回家！

平日咒咀太狹小的「上海之家」（註）啊，現在空虛得驚人！我寫稿至更深人靜，回顧四週，空——空——如——也，看看手上的錶，已是午夜三點，可是奇怪，往常寫到午夜一點可得五六千字，這次却還未滿一千字，因爲下筆的時候，好像周圍都是妻的影子，孩子的哭聲；我——（註）妻往往稚氣地提起崑山的家，說是有前廳後廳，左廂房右廂房，連一個柴間廚房，都要比我們現在所住的房間大得多，說話之下，大有輕視「上海之家」的氣概！

明白，過去認爲「妻兒打斷我思潮」的見解是錯誤的，爲什麼我過去要這樣說：「你們快出去，我寫不下去了！」那末現在他們都去了，我實問自己：「你爲什麼也寫不下去了呢？」

在一個呵欠以後，我感到夜寒了，我也感到平日妻子親切的慰撫：當她鼾睡醒來見我還在伏案書寫的時候，她總要照例囑咐：「好睡了，要當心身體啊，啊喲，已一點多了，明天不好早些起來續寫下去嗎？」——要是我再不睡，她便熄了電燈，使我無法工作。在當時覺得這種愛惜近乎「無謂」。可是半月來，即使你寫到天亮，無人來喊你睡，也無人來熄滅電燈。我很需要再聽幾句「深長」而「平凡」的慰撫，可是有誰再對我訴說呢？

同樣的，過去的「拘束」，反變爲現在的「甜味」了；當我每一次出外，不管或近或遠，妻總是目送我出門，不惜麻煩像小孩子般吩咐再三，「當心汽車，你自己是近視眼啊！」甚至每一次要你說清楚幾點鐘回家，如果我早一點回家了，那當然最好沒有；要是遲誤五分鐘，我就知道妻守候在電車站了。有一次我因事到了法租界，改乘廿四路電車回來，却不見妻，我慌了，因爲家人說她已出去一小時了；後來我醒悟了：自己今天說定四點鐘必回來，但偶然因事到法租界走了一圈，回來已六點，我連忙跑至十九路電車站，果然，妻正在悵望着一輛輛的電車，在等候我呢！這種過分的「愛」使我感到「拘束」，甚至認爲是一種「善意的虐待」，因爲她要把我佔有，她不許我有「自由」！可是，現在，就說前晚吧，獨個兒赴金門看了電影回家，但等候我的有誰呢？又記得一次，我要到一朋友家中去，預先囑咐妻一定回家吃午飯，及至因朋友的堅留，想不到吃未及半，妻找尋來了，看朋友們大笑，

使我一時很難以爲情！半月來又到過這位朋友家裏，我又被他們堅留吃飯，在飯前，朋友打趣我：「夫人不在家，今天不妨在此便飯了？」在飯後，朋友又開玩笑：「這餐飯吃得安心嗎？」接着仍是朋友們的大笑，我又是一陣很難以爲情；但同樣「難爲情」却有個分別，只有我自己明白：以前是難爲情妻來尋找了我，現在是難爲情沒有妻來尋找！

最有趣的，我倆不是夜晚出去則已，否則，我總可以發現一個「秘密」，這「秘密」自然是關係「妻」的；但終於有一次，我向「妻」大膽的戳穿了這「秘密」：「你爲什麼白天和我出去反馬馬虎虎，隨隨便便？晚上出去你總要忙個不了，化妝個不休呢？你爲什麼在夜晚經過大世界一帶總要牽住了我的手，好像怕人攔奪了我去似的，但一過河南路，你又爲什麼將手放開了昵？」妻的回答是幽默的：「爲了她們啊！」這自然使我莫明其妙，於是妻再解釋：「晚上，過路的「她們」都會變成「神秘」的，你們男子容易受到誘惑；我必須儘量化裝的緣故，使你在「比較」下，覺得自己的妻子「也還可以」，那我就目的達到了！至於大世界畔，不是可憐的「她們」的勢力範圍嗎？要是我不拉住你的手，難免你會受到「她們」的欺侮！一過河南路，我是可以安心了！」——我當時的感想，一個智識女子不應該有這種類乎「媚夫」的手段，可是半月來，我感到了「需要」，而且，前天晚上路過雲南路，險些受了「她們」的「欺侮」！現在想起來，妻真是一個「解人」呢！

妻，寫得一手好字，寫得迅速又秀麗，並且她自己也歡喜寫寫；有的時候，我的稿件要留「副稿」的話，她替我抄寫得反比我那「正稿」要好，自然，我是把她抄的寄了出去；等到請到刊出之文，覺得有些不對，拿出自己寫的原文一對，激烈一點的話句都刪改了，我正抱恨着編

韓先生，她却笑着承認是她改的，因為她怕我發稿！所以，我發出的信稿，她都要仔細檢查，我雖明知這是出於她「善意的關心」，但我總感到不便之至。半月來我「自由」多了，不過我又爲這種「自由」而起了「厭煩」！

閱報，是她最歡喜的，閱報以後，便是她的「說教」：隨便的舉例，要是汽車電車輾死了人，她就對我命令似地說：「所以我總說走路要小心！」要是路上有了暗殺事件，她更振振有詞：「所以你不可遲誤五分鐘到家，怎能不叫我省急呢？這樣的世界啊！」她在一陣感嘆以後，便是一陣「訓教」：「寫文章所以要留心啊，寫信應該鄭重啊！」等到我聽得不耐煩說了幾句，她也毫不動氣，笑着說：「總有一天知道我的話是對的！」——真啊，事實和經驗，都已證明妻子的話是對的啊！

真奇怪，我倆結婚已將三年，但我對於妻的了解，恐怕還只是最近半個月。更奇怪，我是一個有理性輕情感的人，但半月來對於妻的別離，念念不忘，尤其是在四川路橋畔她那一雙臨別的淚眼！她爲什麼要哭呢？她不是回到慈母懷抱中去嗎？做子女的在歸家途中，是有說不出的快樂，這是我自己的經驗；然而，她畢竟哭了，因為她平日太關心我了，她不敢心這短期間的別離，她因急而哭了！她是要我明白她的心！

半月來，我變了一個情感的動物，我曾經想寫一百篇別情的文章，但一篇也沒有寫，不是沒有資料，也不是不需要寫，而是「寫不出」啊！當我什麼也寫不出的時候，我便抽出了信箋簿，只要上面寫了一個「妻」字以後，我的文思就如源流一瀉千里，滔滔不絕而來，寫完投寄以後，似乎勉強地得到一些平安？這種生活在和她熱戀的五年中，曾經

度過，我相信歷史是「還原」的，所以我的生活現在又回復到「舊軌」上去了！但使我奇怪的是，妻却似乎沒有我那樣熱情，她歸家已半月，僅寄我二封信，第一信是報告「平安到家」，和囑咐「起居飲食行動自重」——，第二信是要我「理智」一點，少「思想」，多「工作」！——真是笑話，一個素來富有情感的她，却要向一個向來「理性」的我囑咐「理智點！」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半月來我究竟轉變得如何？我自己模糊起來了。

雖然，我自己承認我這樣的轉變是好的，因為自己年未三十，原應該朝氣蓬勃，我怪過去的缺點，就是待人接物，太用「理性」，太冷冰冰，所以恨我的人多，愛我的人少；惹厭我的人多，同情我的人少。

許多人在提倡「微笑的價值」，甚至於說一切事業的成就與否，攸關你臉上有否常常掛起「微笑」！有人估計微笑的價值是一百萬美金，也有人估計比這個價目還多，總之，一個有學問的「博士」，不及一個擅長「微笑」的人容易受人歡迎！但「微笑」決不合乎冷冰冰的面孔，換句話說，會得微笑的人，是有一顆熱情的心！這絕對不用懷疑，因為微笑是真情的流露啊！

我可以預言：我轉變以後，我不再以「理智面孔」待人，我要向人「微笑」，我要以自己的「熱誠」和別人的心發生共鳴！——誰使我這樣轉變呢？當然是妻啊，她三年來不斷的努力，向一個冷冰冰的「理智者」天天夜夜灌溉以「熱情」，儘管我漠視她，不了解她，她却有一顆「恒心」；她的話真對：「總有一天你知道我是對的！」不錯，妻啊，你是對的！

這使我無端地憶起二個宗教上的比喻，那是耶穌說的：一個人，有

十塊錢，失了一塊，他告訴鄰居，拚命尋找，等到找着了，他欣喜快樂，又請鄰居來一同快樂歡喜。又有一個人，有一百隻羊，失了一隻，也同樣着急，等到找着以後，放在肩頭，歡歡喜喜回家來，並告訴朋友。——這二個比方的教訓是：「失而復得的東西，方才覺得其寶貴！」倒過來說，十塊錢終日在你袋裏，一百隻羊天天在你棚裏，有什麼寶貴呢？——我引證這「全不相干」的故事，意思是：「夫妻不應該常常住在一起，因為這樣會覺得平凡；應該是有小小的別離，「別後重逢」的好處，只有個中人自己曉得！」——你們要笑我引證「失錢失羊的比喻」全不適當嗎？不，「離別」和「失去」有何分別？要知我半月的苦悶正是暫時失去了「妻愛」吧了，那末，「重逢」比做「尋獲失物」的「歡喜」不更適當嗎？

有篇文章裏這樣寫着：

「夫婦兩人厮守在一塊久了，是要厭倦而覺得乏味。這在結婚過的誰都會感得到。每天是同樣的兩張臉，每天是同樣的聲音笑貌，甚至於對方的思想情緒都可以猜想得到，這樣的生活對於夫婦倆都要覺得沉重，窒息。……那末，又怎樣使沉悶的生活轉變一下呢？我以為利用夫婦之間的小別這法子，能使生活從沉悶變成懷念，等待，以至於渴望。使夫婦中間創出一個「新的顛慄」，帶來更新的氣息。我斷可定，夫婦兩人間的戀愛，經了這一度小小的離別，一定會濃厚甜蜜的支持一時，如此循環下去，夫婦生活或許不會像平常那樣乏味，會變得生動而有趣！所以夫婦間的小別，猶如月光下遠處的山影，有一種朦朧，沉醉景象。又如深夜裏遠處的鈴聲，有一種清越幽遠的意味。……」

够了，够了，這位作者的話正符合我的心，我現在沒有願望，我祇

希望孩子早日斷了乳，使妻早日歸來，我要向妻訴說別後的情景，我要告訴她生活的轉變，我要當面稱讚她「你以前的意見全是對的」！甚至我可以先計劃好一個富含新氣息的生活，讓妻兒回來一同享受！

最要緊的，我要永遠維持着現在的態度，無論對「妻」，對「人」要有「熱情」，要有「微笑」，不要「冷冰冰」！

我相信一個富有熱情者的成功，是會使得「太理智」者驚駭的！自然要加以申明：我所說的熱情不是「盲從」與「胡鬧」，是需要「熱情」經過「理性」的洗煉！

「妻以歸後」，我總算悟解了這一點。僅僅這一點已足够了，宇宙之大，蒼蠅之微，我們能够完全悟解嗎？我是應該「滿足與微笑」了！

★本刊創刊紀念普遍徵文★

★天地間之一日★

(徵文之一)

你生活於這千奇百怪的「天下」，無所不有的「地上」，喜怒哀樂的「人間」，於某一日總會有一樁值得你去回憶，值得你來紀錄，或成爲你所理想的事，你便可以從那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場合裏去尋出一個題目，以充實動人的內容，不落舊套的筆調，娓娓道來。

他的

(徵文之二)

俗語說：「旁觀者清」，天下事往往如此，當事者不是在混混噩噩之中過去，便是在不知不覺中演變；壞的，好的，冷的，暖的，他全然不知，等到事一得了結果，於是失敗者悲哀，成功者欣喜；在這場合下，你能把「他的」婚姻，戀愛，家庭，事業，健康，前途，甚至是一他的「書房，小貓，兒子」；以及其他有關於「他的」一切據實寫來嗎？

辦法

- (一) 題目自擬，祇須不越主題範圍。文長請勿超過六千字。
- (二) 來文一經錄取，即依收到先後在本刊陸續發表。三十年六月截止。
- (三) 來文概不退還，錄取各文，酌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 (四) 來函請註明「應徵」字樣，投寄上海福州路六八七弄三十號「天地間」編輯部。

天地間月刊社編輯部啓



坐在屋頂上的孩子

童建一

我的菊弟從小便有二個脾氣。他既怕羞，而又倔強。這是他行爲的方式。倘使有人要使他不怕羞，那末他便變成倔強。例如有一回他在主日學校的遊藝會中被派扮演蝴蝶，密斯威爾遜一再嘗試推他出臺，教他鼓勵他的翅膀，但是他却躺在臺上儘讓別的蝴蝶踐踏，總是不肯起來。那時他還不過四歲。

後來他到幼稚園去上學，因爲他的教師老是要他站起到前面去，把他的情物情形講給別的孩子聽，他竟奔出課堂，去躲在樓下男廁所內，直到後來他們不叫校役去弄他出來。我的母親曾經想盡方法去改變他的脾氣，可是到了他六歲的時候，她只得放棄這個企圖。她說他希望他長大了自己會改過來。她又請求他的教師不必再作誘導他說話的嘗試，因爲這樣反會使他的脾氣發作。所以後來大家都誇他去了。

那是個六月的早晨，學校裏剛放暑假，我們接到一通從奈士維地方發來的電報，說我的姑姑已入彌留狀態，叫我們快去。起初我母親不知所可，因爲她曉得他們是不歡迎小孩的，但是又沒有可托的人來交她照顧我們姊弟倆。她想了一會後，突然說道，「沙拉·白萊文思。」

「她是誰呀？」我問。我正站在旁邊對母親發呆。

「她是一位大學生，」母親說。「她是本街懷德夫人的姪女。今夏她住在她家裏替她看顧小孩，助理家務，掙些讀大學的費用。」

於是母親急忙趕到懷德夫人家，我也一同去，懷德夫人恰巧在前庭裏，她說沙拉·白萊文思一定願意在我父母出門期內過來照顧我們。「她很能對付小孩，」懷德夫人說。「她在大學裏讀過一些關於訓導小孩的課程。這種

事情她都懂得。她將在你的孩子方面實驗出一些新的理想來。」

沙拉·白萊文思是一個瘦長女子，鼻架眼鏡，形容端莊。她對母親說，她很高興和我們住在一起，一定替她照顧得很好。

「你的孩子幾歲了？」沙拉·白萊文思問道，同時對我看看，又努努嘴，臉上露着可愛的笑容。

「這是海倫，」母親說。「她九歲。還有菊，她的弟弟，六歲。」

「呀，那是幸運極了，」沙拉說，「因爲我剛才修完一項課程，是關於六歲到十二歲的小孩的。」

「是的，」母親說。「但是對於菊要請你慎重。不要引他到惹人注目的場所去。他是一個非常怕羞的孩子，不喜歡給人家注意。雖然只要沒有人去睬他，他是很乖的。」

沙拉的樣子似乎很感興趣。「我對於有關品行的各種問題是有些研究的。」她說。「我一定要來試試糾正你的男小孩。我會經對有問題的小孩做過了不少課外實習。」

我的母親現出憂慮的樣子。「呀，菊並沒有什麼毛病啊，他只是稍微稚嫩些，不像是個

六歲的孩子。倘使你隨他去的話，他自會好好兒的。」

「我確信我們在一起過活一定合得來，」沙拉·白萊文思說，又向我努努嘴。她走進她姑母的屋裏去，帶了一個小衣包出來，我們於是急忙回家。因為母親必須先到鎮上去會見父親，然後同去趕趁一點鐘開的那列火車。

我們到家時，菊正在庭內蘇合香樹下玩着。他集有一些樹枝磚石。他見了沙拉·白萊文思，便對她注視了一會，又繼續玩下去。

「這是菊，」母親忽忽地說。「菊兒！這是沙拉·白萊文思。媽媽出門去後，由她來照顧你們。你一定要做個好小孩，聽她的話。」母親乃進屋裏去準備一切。

菊又對沙拉·白萊文思發怔了，隨後用一塊石頭把一根樹枝鏽入地下。沙拉·白萊文思走過去伸出手來，「你可好麼，菊，」她說。

菊開始現出神情不安的樣子。他撥轉了頭不理她。後來竟過去站在一叢矮樹後面，使沙拉·白萊文思瞧不見她。

母親戴了帽子從屋裏出來與菊吻別。「做個好孩子，」她吩咐他。「再會罷，」接着她

又對沙拉·白萊文思說：「我知道你能照顧小孩。一切都由你作主，需要什麼向伙食店去買好了。我們至早須在星期三左右回來。」

然後她上了汽車開走了。我們便走進屋裏去吃飯。

那天飯菜大半是羊肉，菠菜之類，沒有點心水果。餐時沙拉·白萊文思一直向菊饒舌。她問他許多話，例如：他是否喜歡毛茸茸的小貓，他可曾見過褐毛小狗，和諸如此類的事物。那時菊因為肚子很餓所以不再逃匿，他不管他面前有些什麼，拿來就吃，隨後把頭藏在桌子底下咀嚼，因為這樣他可以無須瞧見沙拉·白萊文思。一吃好飯，他便到起坐室去，旋開無線電收音機，旋到葛倫基·克利斯貝兄弟週險記的節目上，我也走進去，我們便一同諦聽播音。

這節播音，已經講到這兩個學生子乘了火剪式飛船航行到月亮中去，發現了太陰王蟾蜍的宮殿。他們正在四顧找尋月珠的當兒，不幸被蟾蜍王的魔師捉住關進地窖裏去，那裏有活動的天花板，從上面慢慢地壓下來，一刻似一刻，快要把那兄弟倆砸成粉碎了。情形是怪緊張的。你可以聽得那裏在發生一種可怕的軋

軋聲，你又可以聽見那蟾蜍王的彈笑聲。恰當這個緊要關頭，沙拉·白萊文思突然間衝進來了，好像要昏厥的樣子。她奔過去急忙把收音機關上。她說在晚上聽這種節目，會使菊的脾氣格外加厲。

× × ×

下一天早晨吃了朝飯以後，我依着沙拉·白萊文思在昨天替我列的表，到樓上去整理我的床鋪，然後下來在戶外遊玩直到午餐時。

我在掃除臥室時，偶然向窗外一望，瞧見菊正在前庭中遊玩。他拿了幾顆石彈，就草地上排列成行。我又看見沙拉·白萊文思走出來了，她手裏拿着一疊紙。

「喂，菊，」她說。一面挨着他在草地上坐下。「我可以和你一同玩嗎？」她問，一面努努嘴，露着微笑。

菊低頭朝地看，開始把石彈逐個拾起來。他竟不對沙拉·白萊文思瞧一下。

「我有個遊戲你喜歡在這裏玩一下嗎？」沙拉·白萊文思說。接着她揀出一張紙放在草地上。「這是一種有圖的遊戲。很有趣。你喜歡和我玩嗎？」

菊搖搖頭，開始向矮樹方面逃過去。

「熊那圖畫中的女孩子，」沙拉·白萊文思對他說，把圖高舉着。「她正在滾動一隻鐵環。但是圖裏缺少一些東西。你能用紅鉛筆添加上嗎？」

菊只管搖頭，而沙拉·白萊文思却只管拿了一枝紅鉛筆要給他取。結果菊站起來，終於奔到矮樹背後去藏着。但是沙拉·白萊文思也走過去坐下。「這裏真好，對嗎，菊？」她說。「我們不要玩那個遊戲罷，換一種玩玩。聽着。」

她另外拿起一張紙，開始唸起來。但是菊愈加慌亂了，避到矮樹的那一邊去，而沙拉又跟過去，而且還對菊說個不停。

菊有些瘋狂了。他想再尋一個藏匿的地方。可是沒有。他奔到門廊口，但是我料想他或者以爲這樣也不中用，陡的他攀住玫瑰花棚爬上去。棚上玫瑰花很少，宛似一架梯子。他爬到半途，然後回轉頭來看沙拉是否跟來。

我忽忽地鋪好床，下樓去，走出大門到前庭中他們跟前。我要看沙拉以後怎樣地再去糾正菊。

沙拉正站在地上向屋頂仰視。她的臉通紅，模樣兒有些瘋狂，但是她笑道：「你看見

菊攀登玫瑰花棚嗎？他在扮演小松鼠，我猜。你看見他爬嗎？」

「是的，」我說。我不便再說別的話，因為她叫我和她合作，必須保持緘默。

「我不知道小松鼠是怎樣從屋頂上下來的，」沙拉·白萊文思說。「你能表演給我們看嗎，菊？」

我們等候了十分鐘光景，但是菊不下來。他又移過去坐在烟囱背後，我們只看見他的腿和短褲的一部。

「我們可以去找把梯子弄他下來，」我對沙拉·白萊文思說，可是她對我瞞視了一下說：「不要作聲，嘿，我們無須用梯子去把小松鼠弄下來。等一會他自己會下來找果實吃。」

「也許他以為他是一隻小鳥，」我說。但是沙拉·白萊文思並不注意我。「我要去替你們預備午餐，我回來的時候，倘使菊已經在地上和你玩，那也沒有什麼希奇，海倫，」她說。「做松鼠固然怪有趣的，但是做個小孩畢竟比較好些，對嗎？」她於是拿了紙張物件走進屋裏去了。

我坐在地上向菊瞧。隔了一會我說：「沙拉·白萊文思已到裏邊去了，菊，你爲什麼不

下來叫她吃一驚呢？」

菊從烟囱背後出現。「不，」菊說。隔了一會他又問，「她幾時才回去？」

「也許要到下星期三才去，」我說。「所以下來罷，依她的話做事，我們是由她照顧的。」

「我到下星期三下來好了，」菊說。

我看出他又在倔強，不肯從屋頂上下來，而使沙拉·白萊文思在母親回來之前，將無法糾正他。我那時不知所可，所以僅坐在那裏，企圖想出些什麼法子來。

隔鄰的幾個孩子穿了滑冰鞋在邊道上滑過來。「你在幹什麼，海倫？」他們問道。

「沒有什麼，」我對他們說。「只是坐着老等我的菊弟從屋頂上下來。」於是他們擁進前庭，仰首瞧着坐在屋頂上的菊弟。

「他在上面幹什麼？」他們問。「老等。他要在那裏坐到下星期三才下來！」

x x x

一輛汽車沿街緩駛而至，裏面坐着二個人。他們望見我們便把車停下。一個胖子從汽

車窗洞裏伸出頭來。「嗨，孩子，」他說。「放了假，開心嗎？」

「是的，先生。」我們答道。

「那末諸位願意拍幾張照登在晨報的學童度假特刊上，使全城的學童知道你們在做些什麼娛樂嗎？你們都高興嗎？」

「高興的，先生，」我們對他說。

於是他們便下車，其中一個瘦子拿着一隻照相機。那胖子叫我們站成一排，大家把手搭在別人的肩頭，裝出滑冰的樣子。

其中一個小孩說，「嗨，密斯脫，菊可以拍在裏頭嗎？」

「當然，當然，」那胖子說。「誰是菊，你的狗？」

「不，」我告訴他。「他是我的弟弟，在上面。」我指指屋頂。

「呵！當然可以拍在裏頭，」那胖子說。

「他是不會拍進去的，他要住在上面住過這星期，還要過幾天呢！」我對那人說。

「哈，哈，」那胖子大笑。「那是新花樣，可不是嗎？全市到處有的是坐在樹上的人，可是他是第一個坐在屋頂上的孩子。容我告訴你們怎麼辦。我們無須叫菊去破壞他的紀

錄，所以我們將從地上給他拍一張照。你們其餘的孩子可以立攏來抬頭對菊瞧着。我們要替他免費宣傳。」

於是我們立攏來手指着屋頂，接着那攝影師啣嗒一下把照拍就，快得使菊來不及掩蔽他的臉部或做其他的躲避舉動。然後那人詢問我們的姓名，年齡，和在校的級次，便上車開駛而去。所有隔鄰的孩子於是都趕回家中把拍照的事情告訴他們的母親。正在這個時候，沙拉·白萊文思來到門口說午餐已預備好了。

「我們有花生白脫夾心麵包，海倫，」她說，「也許菊要下來吃幾塊。」

但是他不下來。我乃進去在桌旁坐下。

「有個人替我們拍了幾張照，」我告訴沙拉·白萊文思。

但是她並不加以注意。我猜她正在考慮將怎樣去糾正菊。等到午餐完畢後，她說我們且不理菊，等他餓了再說；後來她洗了碟子，坐下來閱讀雜誌。

下午過去了，天色漸漸地暗起來，後來真的烏黑了，而菊却仍在屋頂上。於是我進去問沙拉·白萊文思怎麼辦。

「出去告訴他晚餐預備好了，」沙拉·白

萊文思說。「但是不要叫他下來。一定要讓他自己決定。他要做的事一定要讓他自作主張。倘使我現在去勉強他下來，那就一切都壞了。」

因此我出去告訴菊晚餐已備好了。「你可要什麼嗎？」我問他。

他的聲音很微弱，像從遠處傳來似地，「不，」他說。

「你就睡在上面嗎？」我問他。

「是的，」他說。聲調帶些恐怖而同時又屬倔強。

我回去告訴沙拉·白萊文思後，她祇說「滿好。」

我們吃了晚飯，不久又到睡覺的時候，我便上樓去站在臥室的窗畔。那時月色正濃，我俯視那門廊的屋頂，便可以看見菊正緊靠了烟囪坐着。

「你還醒着嗎，菊，」我問他。

「是的，」他的聲音從下面傳上來。

「明天會，那末，」我說。我上床去睡了。可是覺得怪駭怕。我想無論如何他不至於滾下去，因為那屋頂很平坦，但是睡在那裏恐怕很不舒服，並且他也許覺得飢餓。所以隔了

「一會，我去拿了二個枕頭一條毛毯走到窗口拋下去。我也不管會否向沙拉約定和她合作。我知道母親是決不願菊睡在露天不蓋毛毯的。」「你要吃東西嗎？」我說話的聲音很輕，恐怕沙拉·白茶文思聽得。

「是的，」他說，「我要一塊花生白脫麪包，和幾塊餅乾。」

於是我到廚房裏去。等我取到幾塊麪包和一匣餅乾後，便回到臥室窗口，用一根繩吊下去。

「但是你不該這樣倔強，菊，」我在他吃的時候說。「你應當多做些好的事情，否則你一定會碰到什麼禍事的！」

「我不管，」菊說，他安置了毯子和枕頭，便躺下去就枕入睡。

翌晨菊仍在屋頂上。我們從樓上窗口和他說話，但是他背轉身去，因為沙拉在那裏，他不願和她說話。

十點鐘左右漸漸有汽車駛過，到了屋前他們都把速度慢下來對屋頂指點，有的竟下車走上邊道仰望。

「女孩兒，」他們問我，「這就是那個坐在屋頂上的男孩的家嗎？今天晨報上有他的照

像咧。」

我過去拿起報紙一看，我們的照像已在那張假期特刊上登出了。刊上載着：「創建新紀錄。菊·馬斯登，七歲，加入馬拉松競坐，宣稱將在屋頂上逗留至下星期三下午為止。」

你在照相中，只可見菊的頭。但是別人的照像都很清楚。我奔回去把報紙給沙拉·白茶文思看。「瞧，」我說。「報上有菊的照，他正向街上的人探望咧。」

沙拉看後祇問了我幾句，但並不傾聽我的說話。她撇起嘴，好像要發狂。「我要再出去試一試，」他自言自語地說。「這是最後的希望了。」

「你的意思是說以後不再作糾正他的嘗試嗎？」我問她，一面隨她到外面去，但是她不回答我。

她從邊道上望他。她把她的狂激聲調改爲親切的口氣。「海倫，你相信魔術嗎？」她對我說。「我們閉上眼，數到十才把眼睛張開，我相信那時菊一定已從屋頂上下來，站在這裏草地上。」然後她閉上眼，開始計數。

那時有二輛汽車停在屋前，車中有一個胖男子和一個婦人。他的臉帶些赤色，他的動作

很發噤。他對菊做些滑稽手勢，叫道，「不要那麼幹，孩子。就在那裏。她是要想弄你下來呀。」但他說得不大清楚，帶有滑稽的意味。

這時候，菊從屋頂上望下來，他瞧見別人都仰首向他諦視，他又聽得那胖子呼道，「不要那麼幹，孩子。」於是突然間他不再躲避，開始在屋頂上躍着，向沙拉呼喝道，「這是我的家，別擾我。」接着他又辱罵着，「回去罷，蠢東西。」

沙拉張開了嘴，現出驚奇的樣子。我想她在驚奇菊竟說起話來了。以前他是從沒有向她開過口啊。

那胖子縱聲大笑起來。「那是給她的答覆！」他說後開車走了，一路開行，一路還呵呵不止，他的妻也是這個樣子。「那是給她的答覆！」他們一齊說道。

另一車中的人却仍留着。沙拉在花欄上攀登了兩次，才得和菊說話較便，但是每次爬上時，菊總對她說。「別擾我，」又做出要躍下的樣子。因此沙拉只得下來。

沙拉走過去和一個婦人談話。她說她一生和兒童在一起工作，可從未見過像菊這般倔強的孩子。但是她說倘使別人不來擾他，她是

法子去糾正他的，可是現在却全功盡棄了。

但是沒有人重視她的話。因為菊現在已經出名了，因為他是鎮上唯一坐在屋頂上的孩子，所以沙拉的觀念引不起人家的注意。

在屋前停留看菊的人愈多，我愈加為菊覺得光榮。我逢人告訴我他的姑姑，說他已在上面耽了一晝夜，直要耽到星期三為止。於是人人向我詢問他的事情，聽了個個大笑。

三點鐘光景，來了幾個拍新聞影片的記者，他們適為他事在鎮，便替菊拍攝一段影片。就在這時之後，父親和母親回來了。當他們下車時，母親因見許多人齊集在門口，不禁大駭。「什麼事？」她問。「出了什麼事啦？」

「你瞧，媽媽，你瞧，爸爸，」我手指屋頂呼道。「菊在上面。他已在那裏耽了二天。他有照登在報上，一天到晚有人來看他。他現在出名了。」

於是沙拉·白萊文思奔過來，開始申訴，話說得很快，她簡直失聲而號了。她刺刺不休地講她怎樣設法去糾正菊的經過，又說後來這些人來了，注意到他，從中鼓勵他，以致全功盡棄。

「他還罵她蠢東西，」我說。「這真是他有生以來最倔強的一回。但是他現在不再怕羞了。他不再見人躲避了。他要上銀幕咧，大家會見到他，你們聽了高興嗎？」

但是父親和母親似乎並不快活。父親攀登花棚去抓菊。菊縱開來，後來他看見沙拉·白萊文思準備走了，他說他馬上下來就是。沙拉乃帶了她的小衣包離去，臨走時她說她因興奮過甚，不知道她在作些什麼事。其餘的看客也跟着散去，菊的屋頂生活也就此結束。

無論如何菊的名氣是響了，鎮上到處有孩

子坐到屋頂上去要想打破紀錄。有一個叫格蘭梯·柏德的女孩在汽車間的屋頂上坐了九十三小時，後來因為起了大風雨，才不得不下來。而另一方面，菊自從受到衆人的注意後，

他的脾氣似乎已給糾正過來了，因為他差不多從此完全不怕羞，也不再倔強，他不再避人，而肯參加遊戲或做別的事情，倘使他後來可以得到香蕉吃。

下一年在學校裏他又任人打扮，穿了燕尾服長袴，在湯姆生勃舉行婚禮時充當招待員。所以我想這個際遇畢竟是一樁佳事。

驥製半夏麩

咳嗽服之就止
肺病服之即愈
發行年代久遠

痰多服之立消
癆症服之健康
信譽卓著可靠

驥製半夏麩，發行迄今，已三十餘年，為止咳消痰之聖藥，無論傷風咳嗽，老年痰咳，久咳不止，咳痰不爽，氣虛多痰，喉癢咳喘等等，可以立服立愈，即多年老咳，頑痰不化，咳傷肺液，百藥不效者，速服驥製半夏，一俟藥性達到，即可痰消咳止，立見輕鬆，屢試屢效，故醫士處方，每多採用之，良以制止咳嗽，化除頑痰，有確實功效，非普通之品，所可同日而語，患痰咳諸君，請試服之，當知言之不謬也。

上海四馬路
山波路
電話
九貨
氏購
辦九
香一
廬六
藥五
房二
發行



瑞士的水底倉庫 沈浮

號稱世界公園的瑞士，在歐局擾攘中，倖免侵凌，可是所受的威脅却也不小。我們都記得：在德國才侵略比的時候，也會集中大軍在她的邊境。那時，她憑着阿爾卑斯山險阻的形勢，構築成鞏固的防禦工事，積極備戰。至於食糧一層，也早有充分的儲備。他們儲藏在那裏呢？據筆者所知，他們儲藏在一個極安全的地方——在水裏。

在熱天，一個沒有冰箱的主婦，將食物藏在一桶冷水裏，可以保持不腐，這就是現在瑞士的水底倉庫的原始雛形。在過去，利用井或湖裏的冷水保持食物的新鮮的例子也有很多，但是大規模的應用，以前還沒有人實行過。直到現在，戰爭的威脅增加了大量儲糧的必要，這才有有人注意到大規模水藏的問題。瑞士的湖是造物者賜給瑞士人的極大便利，使他們可以作大規模的水藏。

將麥或其他食糧直接浸在水裏，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容器是必需的。這種容器就是一

種用鐵沉在水裏的儲藏設備，體積並不要造得怎樣大。瑞士政府已造成的有六十噸至二百五十噸的，正在建造的有五百噸的。它們的金屬壁是三至六公厘（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廿四英寸）厚。依據物理學的原理，水的壓力在相當深度時是很大的，足夠與塞滿食糧的容器的內在壓力相抗衡。所以有一個設計水底倉庫的工程師曾經說過：「水底倉庫在原則上理想的形式僅具一層薄膜就足够了。」

各種形式的水底倉庫都陸續地建造起來：有些是藏液體的（如食用油，果汁，和工業用油或汽油等），有些是藏穀類，麵粉，咖啡，糖等物的，還有些是儲藏需要華氏七至九度以下低溫度的食品的。假若將倉庫用鐵沉在一百廿五英尺深處，就可有上述的低溫度。儲藏物的裝入或取出可用真空和其他的機械來處理。

但是食糧在水裏不會變質嗎？這問題並不重要，因為水底倉庫是不會進水的。不過倉庫裏面的情形却是值得注意的。因為有些食糧需

要「呼吸」，就是說，它們需要適量的乾燥空氣，且在相當期間必須更換新鮮的，才能保持它們不變質。穀類就屬於這一種。其實這也不成問題，據瑞士聯合農業研究院（Zurich Oerlikon）試驗的結果，已證明這種「呼吸」在華氏七至九度的低溫時停止了。那時穀類所吐出的二氧化碳就達到一種平衡的狀態，在這狀態中穀類就好像昆蟲一般地「冬眠」了，但不失去它的本質，這樣可以保存幾年之久。別種物質如油類等更可永久地保存着不變質。

這樣的水藏方法有下列各種利益：建造和維持的費用，遠較普通倉庫或冷藏倉庫為小，建造工程費時極少，不佔地皮，沒有蟲和鼠的災害，內容分量不會損失並且完全保持新鮮，在空襲時沒有被炸的危險。這種水底倉庫在水面下一百廿五英尺時，即使飛行極低的敵方空軍也不能窺見，即使一顆炸彈恰巧在一個儲油的水底倉庫附近爆炸也不致損毀它。有一次試驗的時候，在水面下五十二英尺深，離倉庫廿二尺遠，使一顆一百十磅的炸彈爆發，結果絲毫未受影響。現在瑞士政府仍繼續試驗儲糧倉庫的安全性。至少在原則上這是已確定的：倘

（下接第十九頁）



墨索里尼會見記

司馬聖

我所代表的那家報紙，墨索里尼很不歡喜，因而我費了許多周折，才算被他延見了一次。當我那次被導入墨索里尼面前的時候，我發現這位偉人正在大發其脾氣。

「你們的報紙上，全是謊話！」他嚷着。

「謊話，謊話，只有謊話！」

他站了起來，在室內跳東跳西的發怒，演着手勢，拍着桌子。我注意到他的腿子，既短且肥。

「我真是豈此理。我不應該延見你的！這種訪問，一定毫無意思！不好的新聞記者，真是該殺！我問你，離開這裏以後，你預備到那裏去呢？」

「墨索里尼閣下，想到巴力斯坦去！」

「到巴力斯坦去嗎？啊，那才有趣咧。」他突然和顏悅色起來。「你到那邊去的時候，你一定要找我一個朋友叫朋·阿維的，他也是

我也不寫政治論文。於是我們開始閒談起來。他微笑着。一分鐘後，他告訴我他的嗜好是奏提琴。「哦，音樂能使我們心境恬靜，你要知道……我需要音樂，好比花草需要雨露。當我疲乏的時候，我便奏起提琴來。」

「你閣下在這一方面，很像腓特烈大帝，」我說。「閣下奏提琴時所攝的照片，現在可在手頭嗎？」

「沒有，但是我們即刻可以照起來的。」他打着鈴，吩咐他們把四弦提琴拿來，把攝影師請來，裝了一個姿勢。

「哦，我還有一個嗜好，那是讀書，」他說。「我自己規定，每夜讀但丁詩一章，然而我從沒有——從沒有，你聽到嗎？——讀了一章就停止的。」

幾天之後，我接到首相寄來奏提琴時所攝的眼睛閉着的照片。這張照片之大，是全羅馬的任何郵筒所投納不下的。首相還給我一封介紹信，介紹我去見他的弟弟，那是米蘭一家報紙的發行人。這位弟弟阿那爾杜很有責任心，

他知道自己的任務；有一次我們一起到亞本賽去參觀水電設備時，途中他把首相生平事業詳細地告訴我聽，因此我得了不少的資料。

新聞記者！有一次，這位朋·阿維先生，就坐在你現在坐着的那隻椅子裏，你知道他跟我說些什麼話？他說：「那邊你有一個『提多書』的拱門，題着『俘獲的猶太人』，這是希伯來國崩潰的象徵。我要把它拆下來，」他對我說，「把它拆下來，更建在耶路撒冷，但是把題語改做『解放的猶太人』！」你以為怎樣哪？」

「意思好極了，」我說。「但是，墨索里尼閣下，你怎樣回答他的呢？」

「我說：『朋·阿維先生，你去告訴耶路撒冷的猶太人，讓他們嘗試復興，爭取解放！』哈，哈，哈，你以為怎麼樣？意思可不差吧？讓他們起來爭取就是。讓那些猶太人嘗試！」

首相發出一陣子笑聲。於是，離開總算打破了。我便解釋給他聽，「世界報」有晨刊和晚報兩種，我與晨刊毫無關係，而在晚報上，

當時關於墨索里尼的傳說，甚囂塵上。阿那爾杜有時講起首相醫牙的事。那位牙醫有一次接到宮中的電話，知道要召他去醫牙，於是即刻流播了一種傳言，說他從沒有碰到過首相這樣的病人，因為研磨的輪子在白齒上轉動，首相的眼睛一閃也不閃。而且拔牙的時候，首相竟覺得不必用什麼局部麻醉呢。

古怪的事情，實在也很多。譬如，最近有一個發瘋的愛爾蘭女人將首相打了一槍，子彈穿過鼻子，有了一個創口，可是當我望着偉人臉孔的時候，一點也看不出什麼傷痕來。

墨索里尼的脾氣很壞，而且跟一切暴發戶一般，起初是躊躇滿意，趾高氣揚的。一九二六年，我第一次到羅馬，看見他有一個該撒大將的畫像，却把自己的畫像撤換了進去。後來他又拍過一張照片，穿着一套拿破崙式的制服，左手也如拿破崙一樣，插在胸前的口袋裏。五百萬張畫片，印着這樣的姿勢，可是在意大利，這畫片並未給人家一個良好的印象。他還得重行開始呢。於是他學習開汽車。鄉間各地長官，都接獲上峰訓令，要禁止路上一切車輛的來往，於是關於首相開車時速率太危險的傳言又流播出來了。可是偶然也有秘密的消

息透露出來，據說是有個「幽靈」替他開得這樣子快的。他也跟獅子玩耍，拍了幾張照片。看見照片的人，誰都不會懷疑到獅子的牙齒，原來是早已拔掉的，而獅子的食料，是通心麵與牛肉。

墨索里尼的足底和鞋跟，都墊着什麼東西，因而高了兩吋。一天他穿了哥薩克領袖的服裝，第二天却穿起土耳其總理的衣著來了。他喬裝過一個陸軍少校，一個農民，一個奴隸，直到後來，他發現一尺長的一根羽毛插在頭上，彷彿俄國貴族和土耳其最高法官頭上的裝飾那樣，倒是最足以表示他無比的威嚴。墨索里尼每到一處，總有「特許的喝采者」跟着喝采；因為假如雇用的喝采者守在家裏，那才會發生禍事吧。

我記得一九二九年九月裏的一天，我聽到首相用那刻板的態度，詢問米蘭某廠的工人：「誰使意大利又有自尊心的？誰把世界看得渺小的？」工人們默然不語，首相便把插着拜占廷羽毛，頗為貴重的克里米亞頭飾擲於地上，忿然踏掉了。

墨索里尼十八歲時，還沒有為逃避軍役而溜到外國去，曾以縱火焚燒波倫亞教堂而被

捕。審問之時，罪名却改為毆打一個七十九歲的老牧師，他在縱火犯正擬於木祭台前燃點一堆廢物的時候，偶然撞見。

結果，墨索里尼被判了六個月徒刑。審判官這樣的判決，是希望他經了半年監禁下來，可以回想到「個人與社會抵敵的愚傻」。然而六個月的徒刑，事實上並沒有改變他反對教會牧師的主張，因為釋放之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唾沫吐在一個牧師的法衣上，那個牧師，他恰巧在車站上碰見的。這件事情，僅僅耐了一點錢，可是此後在意大利北部的自由思想者團體裏，他却接連舉行了許多次演講。他的題目是「主教的罪狀」。廣告上說，這是「一個內容賤博的題目」。他又為本地出版物寫了許多小品文，而且選了一個這樣的題目：「紅衣主教的太太」，這篇文章居然行銷到六七個國家。後來在美國也印行了這部小說的刪改版本。

在偉大的羅馬行進中，墨索里尼仍然被大家目為反對天主教的縱火犯，以及被人說服的民主主義者。然而意王威克多·愛麥虞限還是任他為首相。裘爾拉主教有一次懇切地告訴我，墨索里尼抵達羅馬的第二夜，教王睡了一次耐恬的覺，幾月以來，他從沒有這樣耐恬地

匪過呢。至於教王朝廷上的人，誰都知道他們能探奧窮微，有洞燭人心的本領。他們第一次看見墨索里尼，原來就已估量了出來，大概比其餘的將軍們，估量得更準確的。

而事實上，羅馬行進之後，不數月間，這位憎恨牧師的墨索里尼，在廿七歲時寫過一本『證明』無神論的冊子的，竟下了一道全國各地的每個教堂內仍然可以懸掛十字架的命令；而他自己又拍了一張在無名兵士墓前祈禱的照片，彷彿西西里農民那樣地吻着遺骸；而在羅馬牧師的傳教演說中，他也往往被稱為虛信上帝的人了。

總之，這都是矛盾得古怪的！

這位反對黨武主義的墨索里尼，曾經主張拆毀鐵道，以阻止軍隊開往的黎波里作戰，結果爲了搗亂軍心，罰入行伍，他居然坦然受命，毅然出發。這件事情，即使社會主義者都一致承認的。其實，這也是無稽之談。當然啦，墨索里尼的確當過兵，然而他却從沒有作戰過一次。

當時跟墨索里尼在同一聯隊中服務的兵士，有許多至今還活着。我在意大利周遊的時候，碰到過六七個人。一談及墨索里尼的戰

績，無不齊肩相顧。原來這位先生，常常使軍刀鏗然作聲，可是每當衝陷攻敗，則總設法找一藉口，使自己溜出火線。

同曹的人，對他異常蔑視，因而他在軍隊之中，彷彿是一個冤曲的烈士，然而這倒於他甚爲有利的，每當身歷險境，他便要求逃遁脫身，說是同曹的人，預備在戰事中途設法陷害他。他爲人精明得很，不求官職，但願不必冒險地做一個前線的士兵。他曾負傷一次，那是

一個意大利的炸彈未到時候而爆炸開來的，決不是奧國的榴霰彈。這位時時講起什麼砲火的洗禮，什麼血肉的搏鬥的怪傑，其實他自己從沒有到過砲火之下呢。在自傳中間，他說起自己可以接住奧國擲過來的手榴彈，又復擲回敵方去，好像玩棒球那樣的。假如這是確實的話，那麼我敢大膽的說，在參與第一次大戰的千萬戰士中，祇有墨索里尼一個人是成功的。

(選自『天下事』)

GOODOWN

A MEDICATED FRUIT CANDY FOR CONSTIPATION.

果導 潤腸糖

本品以酚酞(Ph ENOLPHTHAL EIN)與各種鮮菓糖汁配製，香甜適口，絕無藥味，婦孺老少，人人悅服，服後迫達腸管，即能催進腸管運動，軟化糞塊，誘導自然排便，無刺激性，不起腹痛或瀉洩，故體熱或有痔疾及有烟癖者，均得常服，毫無流弊。

●行發房藥大法中●

●治主●

腸部燥熱便秘，燥熱便秘，嗜烟酒者，習慣性便秘，痔瘡發作，大便夾血，痔瘡發作，久病或孕婦之便秘。





德間諜與便衣隊活動全貌

孫寶

美國陸軍上校杜拿佛和新聞記者穆勒兩人，奉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之命，在歐洲調查德國間諜活動情形，歸而繕具報告，洋洋灑灑，不下數萬言。其中對於德國便衣隊（即所謂第五縱隊）的組織，活動範圍及功效，紀述甚詳。茲根據諾克斯所發表的全文，譯述大要如次。——譯者

德國間諜和便衣隊工作的妙用何在，可從希特勒口中得到結論。他曾說：「我們固然需要軍隊，但不必像一九一四年大戰時那樣去用兵。將來大砲的功用可由大加改革的宣傳方法來代替，在軍隊沒有開始作戰之前，在心理方面先使敵人喪胆落魄，沒有交戰，即想投降——我們的武器在使敵方精神恍惚，遲疑不決，驚惶失措。世界上的革命史——如出一轍：統治階級總是先投降。爲什麼呢？原來失敗心理早在那裏作祟，他們竟一籌莫展了。」

「有錢能使鬼推磨」，德國的間諜和便衣隊機關每年要化上兩萬萬美元之鉅，去「推動」全部的秘密工作。它的組織以國社黨爲中心，以「海外組織部」爲工具。這一部的「同志」散在外國各地的多至四百萬人，都是幹練有爲的俊才。在全世界四十五國中，地方支部共有六百處。總部在德國斯圖加特，一切部務由外交部一個司長叫做柏美的總其成。他手下另有屬員助手約八百人。海外地方支部的名義，並不一律，或以當地的環境爲轉移，總之「巧立名目，善爲掩飾」這八個字可以包括一切。在這從事間諜與便衣隊工作的四百萬人之中，有真正的德國

人，有「中立化」的日耳曼人，更有非德國人。所謂「中立化」的日耳曼人者，係寄居在外國，儘可取得所在國的國籍，美國籍或葡萄牙籍都好，但是他原來的德國籍仍舊可以不喪失。一旦有事，神不知鬼不覺的，裏應外合，就是這些人。五十年前在外國所生的小孩子，柏林政府到現在還承認他們屬德國籍。凡能「效忠」於德國的人，即不是德國人，國社黨也視之如瓊寶，到處搜羅延攬，大有「求賢若渴」之感。要是德國人所視爲「同一血統」的外國人，像斯干的那維亞，荷蘭，弗萊芒，講德語的瑞士人，甚至盎格魯薩克森人，那更情同手足，借重之處是格外的多了。

在德國間諜組織之大洪爐中，實際上另有七個組織，同隸於這一個旗幟之下。它們是：政治秘密警察，戈培爾的宣傳部，勞工陣線，海陸空軍情報部，外交部駐各地的使領館，這些機關每年用於特務工作，宣傳，偵探及煽動等事的費用，總數達二萬萬美元。這一筆鉅款真是可觀得很，但是希特勒情願裁減陸軍步兵，而不欲吝惜這種支出。因爲拆穿了講，這種三萬人的龐大組織代希特勒所造就的幾種偉大勝利，以所化

的代價與所收的實利相比較，真不可以道里計。好像做生意一般，「一本萬利」庶乎近之。

各支部人數雖多，組織和紀律到處一樣。他們以忠於德國，為希特勒服務，作為唯一的信條。為達到這目的起見，各種手段，如欺詐，威脅，恐嚇，甚至殺人等事，無所不用其極。處於海外的德國便衣隊，常由他們的總部指示，叫他們服從所在國的法律。不過最重要的，還在以德國勝利可操左券的言論，常常灌輸在所在國人民的頭腦中。

德國海陸空軍情報部，其組織功用和別國大同小異。所比較特殊的，就是他們另有「心理實驗」組，活動範圍頗廣，在國際方面不僅訓練間諜，海外的秘密警察支部和黨支部等的秘密工作，也都脫胎於這一組。工人的活動方面，自一九三六年以來，漢堡設立了一個「國際中央局」，德義兩國通力合作，在民治國中專做破壞工作。德國勞工陣線各份子，如在外國工作，常以外國船舶，商店，工廠情況，報告總部。

世界各國中所有德大使館和領事館的情報參贊，都主持着重要的宣傳工作。在各國所出的德文日報共一千七百種，銷數三百萬份，他們常以重價收買各種文稿，載刊報上。此外又注意到當地的德方無線電播音工作。連絡當地報紙，對反希特勒的報紙雜誌，施以攻擊中傷，都是他們的主要任務。

德國殖民地政治部主任李德愛普將軍，專管各國殖民地的宣傳工作，如果有關十分機密的工作，政治警察部常常直接派人進行一切。一到時局緊張的時候，他們專門注意在某一重要地方，集中力量去工作。聽說有一個德籍無線電專家，設法在美國一家播音電台上找到一個不甚重要的位置，混在裏面和德國總部私通消息，還有專門與前線兵士通訊

的秘密組織。德國間諜機關又常利用外國人住宅中的德籍侍女，刺探主人的消息。有一個荷蘭人，一次雇到一個「耳聾」的德籍廚娘，一天忽聽見她在廚中和一個非常陌生的人用流利的「牛津」韻調談話，他知道出了蹊蹺，連忙把那女侍辭去，可是她臨走的時候，幾種重要文件也不翼而飛了。德國人又利用青年學生報告消息，他們被派到外國去留學，或和別國學生交換讀書，在未出國門之前，先受一番間諜訓練。他日學成返國，也就不患報國無方了。

在這次歐洲大戰中，凡是戰敗國家，像波，挪，丹，法等國，那一國沒有受到德國便衣隊之「賜」。其中弄得最巧妙，而希特勒認為最得意的，自然莫過於法蘭西的屈服了。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德國人對於法國的一切實在太熟悉太「內行」了。於是揀了個最適當的時間，一下子敲下去，法蘭西儘多謀士，儘多壯丁，那裏敵得過德人日積月累所下的苦工？法國即使有堅強的馬奇諾防線，那能不給搖動的民心所摧毀？何況法國的軍事佈置又不及德國遠甚。

德人之謀法國，即在間諜一方面論，亦會「長線放遠鷄」的下過一番忍耐工夫。在行動機敏，組織週密的間諜之外，他們再利用絕色女子，作為香餌。像馳譽交際社會的尤物愛南姆男爵夫人，查妮羅公主等都是脂粉隊中的翹楚。憑着她們的「色」，已叫人家色授魂予，難以自持，何況她們又都受過相當的訓練呢。她們一和幾個主要人物勾搭上之後，還不乘機儘量把「失敗心理的唱片」，一張一張的灌輸在她們「情俘」的腦海深處？他們並利用被收買的報紙，造出「不抵抗，安國家」的妙論。於是法蘭西的政界人物，起初覺得德國人的宣傳是對的，後來愈聽愈覺得合理了。他們墮入德方的間諜「陷阱」之中，就永無超生之

目了。德國間諜的口號，對於法國人總是說：要是法國能放棄與英國及蘇聯做朋友，不干涉德國在中歐與東歐的行動，而以一部份無關重要的土地讓與義大利，法德就能「睦誼互教」相安無事了。達拉第總理在開戰兩個月之前，所昭示於世人的，倒也虎虎有生氣，前途大有可為的樣子。那知眼睛一變，全盤變卦。雷大雨點小，真是蓬公之謂也。

德人在英國所做的間諜宣傳工夫，也不算少。最著者像無線電廣播中的「哈哈爵士」（請參閱本刊第四期「一個善辯的納粹報告員」一文——編者），每晚在空中大播其不利於英人的消息，想把英國人的心弄糟起來。行賄收買，英人為德張目之事雖亦不會沒有，可是比了在法國所收的成效，恐怕要大見遜色了。戰前數年，德人在英國民間着實做過親善友好的工作。德人在英成立了幾個增進英德友誼的會團甚至聯德親德的口號發自英人嘴中，德國人又招待英國紳士太太們赴德遊覽，看看希特勒的德政，並派許多高貴俊美的少年與她們為伴，充當導遊。然而英國的警察也是不易予的，曾有一次要拘捕與德方私通危害國家消息的國會議員拉姆賽。自經張伯倫聘德，和平決裂，戰事爆發，英人對於德國的第五縱隊活動情形大為注意。開戰之初警察會拘捕了著名的德間諜四百餘人。經過了這次肅清工作之後，德國在英的間諜活動自屬減少。但是將來是否尚有「奇峯突起」之處，只好留之將來再論了。

希特勒在這次戰事中所表現的，十不離九都是「夏日多奇雲」的作風。即以他的作戰武器作戰方式而論，總是乘人不備，當頭一棒的手法。空襲時炸彈上附以怪叫發音器，進攻時大砲幾百尊集中轟擊，不要說初出茅廬的新兵嚇得魂不附體，就是老於戎行的也見之失色哩。併吞捷克時的蘇台德德人，那一套戲法，世人早已拆穿。接連而來的為滅

波，侵挪，攻丹，犯荷，襲法等一貫作風。總算一帆風順利市三倍。

德人混在波蘭的間諜為數着實可觀。他們都受秘密警察的指導，視為實業家，推銷旅行商，侍者，車夫，深入波蘭人之中，而做那反間諜報的工作。此外又有百萬號稱效忠於波蘭政府的人民，而實則在做拆台脚的工作。戰事發生之前夕，這班受柏林指使的德人，先與波人為難，造成所謂「不幸事件」。其他德人冒充了波兵在鄉村中造成恐怖局面。能操波語的德人，偽造命令，在無線電中「指揮」一切，還有些人在軍事目標處向德國空軍送訊，引他們來轟炸。德人自己說如果波軍再能支持兩星期的話，準可造成對德消耗戰的場面呢。

挪威丹麥的相繼淪陷，也是德國便衣隊的收穫所造成。荷蘭的攻陷尤為他們精心之作。進攻荷蘭之日，德人掩藏在大艇船中，佔據了荷蘭著名的摩亞堤大橋。於是德軍不費吹灰之力，就解決了南面的戰事。還有十二萬德人住在荷蘭各地裏應外合，遂成不可收拾之勢，在戰前，德國在海牙的官吏二百五十人又藉着外交上的特殊優待條例，作一切活動的張本。至於其他領事署人員尚不計在內。五十至一百的號稱德新聞記者，到處在荷蘭來往，視察軍事地形，及經濟研究工作。德籍僕役隨時向他們的主人刺探消息，抄錄文件，報告本國。德軍一進荷境，這班人把紅色的證章拿了出來，做軍隊的嚮導。

寄居比利時的德人約六萬名，戰事爆發後，他們首先破壞比利時頭道防線阿爾勃運河。這六萬人另受外交上，商界及美術界方面的德人指導，造成了有力的危害比國各種團體組織。及至比王宣佈屈服，早先大事不可為了。其他關於德國便衣隊的奇蹟，真是罄筆難書，不過其原理及手法，都和上述者大同小異而已！

星魁濁梅



無論從「成分」「功效」「製造」各方面研究比較起來，在全世界數萬淋濁藥中，「梅濁魁星」始終占着第一位，這是各國名醫所公認的！

「梅濁魁星」獨具透膜殺菌化學殺菌的雙重特殊藥力，能使屢醫屢藥不愈的頑惡淋濁，服之於短時期內澈底斷根，永不復發，凡是服過「梅濁魁星」的病家，都可為君作有力的保證！

梅濁魁星

特種 滲透性特強 殺菌力更大

上海柯爾登藥行經理

國藥 註冊商標

……第一天下·淋滅菌殺……



黑人牙膏

品質 信譽 如同

黑人：霜
黑人：香皂
黑人：髮漿
黑人：頭油
黑人：：頭水
黑人：：美髮霜
黑人：：白油
黑人：：露香水
黑人：：花露水
黑人：：爽身粉

總經理 百昌行 各處有售

品出廠膏牙人黑

胃如何？



霞芒

胃為營養之府！
精力取給之所！

胃口不開。即消化不良之現象。日久足以影響健康。以致營養不足。面黃肌瘦。精力倦。衰弱多病。

寶青春

是治胃病靈藥。是開胃口寶鑰。用活性酵母及各種惟他命合製。並經紫外光線照射乾燥。治胃氣悶飽。脚氣病。胃腸病。功能開胃強身。輔助消化。增加體重與食慾。倘使胃口不佳。請即服用此劑。而且甘芳鮮美。男婦老幼皆宜。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均藥房售

新亞藥廠